

攻

媿

集

九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攻 媿 集
(九)

樓 鑰 撰

攻媿集卷四十五

內制

右丞相趙汝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膺丕緒。肇祀合宮。賴天地之靈。儼百神而顧享。嚴祖宗之配。綿萬世以承休。惟時大臣。贊我締。禮肆頒祭澤。敷告朝倫。具官某。寬博而崇深。裕和而肅括。學造聖賢之蘊。才兼文武之優。有經濟四海之志。而行之以忠。有酬酢萬變之智。而決之以果。擢由樞筦。進秉國鈞。是爲社稷之元勳。非止衣冠之盛事。處心無競。休休多容物之仁。守道不阿。蹇蹇盡匪躬之節。予所毗倚。國其庶幾。頃卜仲辛。恭修大饗。上稽皇祐之故典。近遵慈極之宏謨。致精三日之齋。虔奉九筵之制。惟辟公之顯相。厥有賢勞。顧熙事之備成。敢云專鄉。增多采邑。併衍眞奮。以隆巖石之瞻。以壯維城之勢。於戲。載貂蟬而展采。固宰路之所同。被袞繡以待祠。實宗盟之未有。惟親賢之並用。于邦國以增光。其服渙恩。益圖治績。

賜告口宣。有敕。卿爲時上相。贊我盛儀。是宜與邑之多。用見疇庸之渥。其祇成命。毋事謙辭。

士欽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嚴九筵之禮。是曰肇禋。逆三神之釐。若蒙昭答。餽惠所暨。臣鄰斯均。矧惟屬籍之尊。可後恩光之

渥。集廷紳而誕告。示詔綽之匪私。具官某德性寬洪。風猷端粹。重珪疊組。生長富貴之中。籓節辟旄。雍容閒燕之久。惟夙夜之匪懈。仰春秋之益高。實長周家之宗盟。是爲劉氏之祭酒。茲崇宗祀。預贊上儀。冠班列于三孤。聳儀刑于九族。乃加井賦。仍侈圭腴。以表耆英。以隆孝治。於戲。祭有十倫之義。莫如同姓之先。備者百順之名。益介遐齡之永。願如壽俊。奚假訓辭。

賜告口宣。有敕。卿位冠孤卿。望高宗老。既奉合宮之祀。宜加采邑之封。雖曰彝章。是爲新渥。

郭師禹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祗事總章。荷神祇之來格。廣施惠術。普中外以惟均。顧予元舅之親。嘗預羣工之相。肆加異數。明告周行。具官某迪德忱恂。飭躬謙靖。祖后實爲同氣。壽皇尤篤優恩。淑旂綏章。蚤授齋壇之鉞。篆車希冕。近升棘位之班。疏三吳公社之封。廩萬壽祠庭之祿。能屏膏粱之習。自忘圭組之崇。比卜季秋。親祠重屋。茂對三神之祉。宜先四姓之賢。用衍爰田。載加眞食。於戲。兢兢業業。以事上帝。朕敢懷專鄉之私。洞洞屬屬。而存小心。爾尙介方來之寵。益昭吉履。永保修名。

賜告口宣。有敕。禮畢九筵。恩均百辟。賜予伯舅之胙。均茲宣室之釐。與邑旣多。頒綸可後。

周必大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嗣守邦圖。肇修宗祀。父天母地。祭旣重于合社。尊祖敬宗。禮尤嚴于並祔。予一人越縉以行事。爾多士奉璋而侍祠。眷舊弼以興思。顧慶條之可後。誕揚渙號。敷告听廷。具官某簡重而閎深。直方而膚敏。

典誥上規于姚姒。詞章遠軋于漢周。弼亮兩朝。未究經綸之蘊。鎮安四海。有懷康濟之功。偃藩南國之雄。均逸東山之勝。比以霈恩之渥。升之亞傅之崇。注想不忘。乞言方切。屬伸大報。爰啓合宮。載謀載惟。聖父嘗頒于先甲。我將我享。季秋乃卜于仲辛。熙事旣成。蕃釐來介。申衍多田之賦。仍加眞食之封。於戲。明堂王者之堂。方荷神休之答。二老天下之老。宜先祭澤之施。尙迪遠猷。永綏殊寵。

賜告口宣。有敕。卿嘗位冢司。均休眞館。屬總章之竣事。賦多邑以示恩。其卽欽承。以祇眷渥。

師夔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寅紹丕圖。虔修大饗。親惟伯父。旣有助于多儀。神介蕃釐。詎敢云夫專鄉。亶敷命綽。用告昕廷。具官某。履行粹和。稟質端靖。生長神明之胄。源流詩禮之傳。出分顧憂。見民庸之甚茂。入趨班綴。奉朝謁以尤恭。建六纛以承家。視三孤而命秩。屬講肇禋之禮。適當越紼之行。攝事太宮。降登有度。陪祠重屋。顯相無違。庸推祭澤之優。可後宗盟之懿。爰加井賦。併衍畚租。茲謂恩褒。式昭名數。於戲。奉犧牲粢盛而告。聿嚴布政之宮。拓山川土田之封。益示展親之義。其祇異渥。以對靈娛。

賜告口宣。

吳瓊吳琬同。

有敕。禮成重屋。賚及萬方。宜首及于懿親。用申加于多邑。載頒明命。其服殊恩。

吳瓊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季秋。躬修大祀。靈祇授職。幸熙事之備成。多士在廷。賴懿親之顯相。宜頒惠術。敷告羣工。具官某。謹畏自將。純和無玷。聯四姓小侯之貴。承三朝外戚之恩。入侍中宸。屬囊鞬而甚肅。進班上閣。飭冠

佩以尤嚴。頃建齋壇。退安琳宇。旋視孤卿之秩。併開公社之封。逮藏禮于九筵。實均釐于萬國。乃增采邑。仍衍圭腴。以彰寵數之優。以表肅雝之助。於戲。蒐上儀于陽館。豈惟黍稷之馨。錫蕃祉于后家。可後脈膺之賜。尙綏吉履。以服彝章。

吳琚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合宮肇祀。實祇奉于慈謨。宣室受釐。爰大頒于霈澤。惟時懿戚。夙著賢稱。庸舉徽章。式孚渙號。具官某。美由世濟。才應時須。登簪筆持橐之聯。惟知避寵。更握節擁麾之選。不專爲恩。比崇建于齋旄。旋寢加于孤棘。逮茲大報。贊我上儀。禮旣備于八階。昨惟優于四姓。俾增多賦。仍衍眞腴。於戲。文德以講明堂。幸神祇之顧饗。賀慶以親異姓。宜福履之均霑。雖曰邦彝。尙承惠渥。

郭杲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頃用盛秋。虔修宗祀。奉犧牲以薦備。陳重屋之儀。賴爪牙之良肅。領千廬之衛。旣云竣事。可後均釐。我有明綸。告于列位。具官某。生資沈毅。世濟忠勤。氣稟山西。期遠追于起翦。書傳圯上。自有合于孫吳。久專將閫之雄。入侍殿巖之邃。屬祇孝饗。務罄齋誠。奉璋惟多士之賢。執戟有元戎之重。肆疇采邑。仍啓侯封。以介靈休。以彰異渥。於戲。茅簷蒿柱。朕方躬大禮之嚴。玉節瑯戈。爾尙體中權之寄。益思忠報。以答殊知。

賜告口宣。

蕭鷓巴詞。

有敕。禮嚴重屋。澤及羣工。錫多邑于巖除。啓新封于侯甸。

蕭改眷我勳臣。疇茲多賦。

其祇明命。益

勵忠猷

蕭鷗巴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奠圭瓚以薦誠。既虔修于宗祀。執豆籩而在列。宜咸被于靈娛。眷我虎臣。董茲羽衛。厥有渙恩之錫。式彰顯相之勞。具官某。智略雄深。性資沈鷺。望雲就日。夙肩面內之誠。建旆設施。馴致總戎之拜。奉真祠而均佚。見左棘以疏榮。乃因霈澤之行。增畀爰田之賦。申加眞食。用侈神休。於戲。承異眷于三朝。蓋屢覲彌文之盛。敷大賚于四海。顧可無寵數之優。益綏令圖。以保終吉。

郭師禹特授少師封永寧郡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纂上皇之不緒。承列祖之通喪。復土告功。既克襄于大事。提綱置使。實有賴于懿親。爰播明綸。肆加殊寵。具官某。小心自牧。吉德著聞。蚤席慶于椒闈。寢升華于棘位。恂恂家法。靡矜金穴之奢。侃侃朝班。久遂琳宮之適。茲卜會稽之麓。往營永阜之陵。靈駕徐驅。飭厥儀而肅靖。重臣主辦。訖闕寢之固安。粵惟元舅之崇。可忘醴賞之報。繁勞之稱。匪朕敢私。袞服命圭。顯冠孤卿之秩。金印鑿綬。進封異姓之王。仍旆鉞于東秦。徹土疆于南晉。申陪井賦。併侈轅疇。以昭四姓之華。以篤三朝之眷。於戲。節侯仕漢。得謹畏謙恭之聲。尙父在唐。有富貴繁衍之盛。豈其苗裔。見此親賢。其踵前人之休。以爲密戚之勸。賜告口宣。有敕。阜陵復土。元舅策勳。既升冠于孤卿。仍疏封于王爵。其祇渙渥。毋事謙辭。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祇紹炎圖。遙繩祖武。追仰抱孫之愛。謹奉敢塗。實繫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悉按舊章。昭示殊褒。用孚羣聽。具官某。聯休皇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體坤。爰之二爵。齒與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最崇秀邸。眷乃象賢之懿。襲茲閱國之封。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今當推于宗老。反也如疑。往也如慕。況密護于厥儀。每入臨于朝晡。曾不避于塗潦。能以從心之歲。躬爲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爲之感動。語必流涕。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肆舉非常之典。是兼紫微令之重。以爲大父行之華。仍衍爰田。併豐眞食。匪以爵而馭貴。恨無官以酬公。於戲。隆專席之榮。蓋用祥符之故實。第中書之考。曾參尙父之勳名。以增師尹之嚴。以修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

賜告口宣。有敕。卿貴隆人爵。尊襲王封。親臨永阜之藏。寵冠中臺之列。是爲殊渥。尙體眷懷。

右丞相趙汝愚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聖人因親教愛。蓋本于躬行。大臣以道事君。莫先于協贊。朕方遵皇祖之訓。形四方之風。眷我宗英。相予孝理。惟忠勞之備著。繫命數之宜加。爰集具僚。載申褒律。具官某。崇深而行簡。直諒而能容。學有淵源。究前聖天人之蘊。志存節誼。立本朝社稷之勳。相業素高。民瞻允屬。自擢登于右揆。獨光輔于沖人。於皇孝宗。克振炎祚。朕旣荷綠車之鍾愛。遂紹于重規。卿亦蒙丹扈之異知。寢基于大任。惟推心而相勉。念圖報之尤難。三年之喪。服勤敢怠。七月而葬。宣力居多。因山爲陵。得丘原之爽塏。稱天定謚。極寶冊之鋪張。迓吉仗以來歸。奉太宮而班祔。誠信無悔。哀禮有餘。仰慰在天之靈。實由同德之助。是用超文資之峻。

徑授三階。衍井賦之腴。幾盈萬戶。勉從遜牘。少屈恩綸。於戲。明德懿親。既居金鉉。黃耳之貴。勞謙終吉。僅登銀章青綬之聯。益成廉退之名。尙副倚毗之意。

賜告口宣。有敕。卿祇奉阜陵。爰加賞典。班既高于百辟。位亦次于三公。其體眷懷。亟祇成命。

皇伯師夔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丕膺寶祚。加厚皇支。惟我祖之君萬邦。既訖因山之禮。顧天子之謂伯父。實參置使之行。眷吉仗之言旋。豈褒縉之可後。視儀宰路。敷號廷紳。具官某。賦敏給之資。擅溫恭之譽。分左符而出鎮。嘗專制閫之雄。易留務以歸班。徑擢齋旄之峻。迨沖人之臨御。進孤保以疏恩。鳳闕晨趨。見朝儀之甚肅。鯉庭日侍。知家法之尤嚴。匪惟族姓之光。允謂衣冠之盛。比營東越。崇建阜陵。願躬除道之勤。往護成梁之役。久安閒燕。退若無憑。小試才能。燦然可覩。宜加寵數。以答賢勞。公府肇開。遂擬三師之貴。珍臺兼領。併增千戶之封。用侈宗盟。茲爲使相。於戲。有是父。有是子。俱膺華袞之榮。拜于後。拜于前。克紹緇衣之美。勉圖休問。以對殊私。

賜告口宣。有敕。惟予伯父。表我宗盟。爰升袞鉞之華。已播絲綸之寵。其祇異數。毋事謙辭。

知樞密院事余端禮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右丞相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乃輯廷紳。誕剔制綽。具官某。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事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

擢之于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于留都。遂處輔臣之任。益殫忠藎。力贊政幾。迨予嗣歷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政刑之要。專變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需。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賜告口宣。有敕。卿比領樞廷。兼行相事。茲延登于右揆。已誕布于明綸。注意方深。拜恩可後。

攻媿集卷四十六

內制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

紹熙五年九月

省表具之。朕惠于宗公。務隆于體貌。相予肆祀。可後于恩褒。位已極于人臣。官無加于師尹。兼授齋壇之鉞。倍多井賦之租。是曰彝章。未爲異數。儀刑所繫。以爲泰乎。俯偃之恭。再斯可矣。

口宣。有敕。卿位冠三公。望高九族。茲相合宮之祀。用頒雙節之華。其服恩榮。毋爲謙避。

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尙竊慊然。故因大饗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少府之節。復登上將之壇。城南天下稀。舊臨樂土。漢東國爲大。併領名藩。式慰具瞻。益綏多祉。旣無反汗之理。奚事循牆之恭。

口宣。有敕。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欲侈三卿之寵。遂疏兼郡之恩。何必固辭。亟祗成渙。

侍講陳傅良朱熹宣赴經筵供職曲謝宣答詞

有制。朕務明政體。首闢經帷。嘉舊學之來歸。喜耆儒之同集。其思忠告。以副疇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

陳傅良

有制。首頒召命。渴想忠猷。聳聞講貫之詳。恍若從游之舊。克諧朕志。益啓乃心。

朱熹

有制。久聞高詣。傾佇嘉猷。來侍邇英之游。講明大學之道。庶幾于治。深慰予懷。

余端禮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自筵本兵。積隆時望。有致君澤民之志。有憂邊思職之勤。迨參政幾。又嘗共二。其于基命宥密之地。詳練久矣。茲疇樞長。非卿誰屬。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制千里之勝者。其機實在於廟堂。尙究遠圖。以祇寵命。朕志決矣。勿復有辭。

口宣有敕。卿精白承休。勤勞匪懈。爰自政途之竣。載登宥府之崇。成命旣行。牢辭勿再。

京鏜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本兵之任。方倚于壯猶。共政之求。更資于夾輔。朕圖回治道。選用柄臣。眷一相之處中。有嘉同德。惟萬幾之甚衆。允藉協恭。卿之長才。朕所深識。奏陳剴切。剖決精明。進叅譏駁之嚴。益冀訏謨之告。旣頒再命。毋事三辭。

口宣有敕。卿召歸全蜀。旋貳洪樞。茲膺共政之圖。實倚告猶之益。何勞謙避。其遂欽承。

鄭僑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孝宣樞機周密。用以中興漢道。于今本兵之地。尤號才難。卿以魁碩之才。爲士夫儀表。踐揚最久。望實具孚。茲焉登用。朕非以私于卿。所以尊朝廷也。朕方庶幾孝宣之治。卿志在體國。其遂秉德以陪朕顧。豈以執謙爲美乎。

口宣有敕。卿屢分帥閫。三總吏銓。茲進貳于機廷。方允符于輿論。亟其祇命。何必固辭。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次惟三孤之貴。卑于公尊于卿。異姓之王。直以茅胙以土。皆本朝之所重。非懿戚而誰居。以卿德量有餘。忠誠匪懈。受隆知于烈祖。不專爲恩。護大事于阜陵。克勤乃職。迨茲歸報。可後褒嘉。旣敷號以明揚。雖循牆而安避。毋爲苛禮。徒奢奢懷。

口宣有敕。位尊三少。爵重異王。用酬使領之勞。已播廷揚之命。洊披遜牘。其服殊恩。

郭師禹再辭免少師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爲懿戚。仕歷累朝。惟孝宗之恩。每思所報。故阜陵之役。獨護其行。人徒見闔門而養威。今乃知任事而能辦。位列三孤之長。封疏五等之崇。揚于大廷。協彼公論。何爲固避。屢卻復來。其亟受于寵章。毋重陳于遜讀。

口宣有敕。阜陵庀役。總使有行。旣竣事以來歸。乃疏恩而示寵。其祇一札。何事三辭。

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慶元年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危溢之虞。壽考康寧。子孫蕃衍。此于人間世。尙何慕焉。獨惟烈祖孝悌之至。則友其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右。古者思其人。猶愛所憩之棠。況我祖同氣之親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允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之崇。蓋以德爲貴也。惟我父師。尙何辭于此哉。

口宣有敕。卿爵齒俱尊。忠孝兼備。茲授令公之秩。實爲皇族之光。毋復固辭。亟宜祇命。

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考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爲重。親賢如魏、魯、陳、韓、諸王。爲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佾以帝舅兼令。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闊。又可知矣。卿爲達尊。執德彌劭。久虛之典。非卿尙誰當之。近命元子。寵兼袞鉞。恩禮之盛。萃于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可已矣。

口宣有敕。卿位極人臣。德高帝胄。爰拜中臺之長。以彰元老之尊。寵命旣頒。謙辭勿再。

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君臣相逢。謂之千載。上下協濟。本乎一心。必能如風雲之從。斯可不膠漆而固。惟卿朴厚。副朕倚毗。雖累年務罄于論思。而近歲又殫于忠力。眷政府樞廷之更踐。知文事武備之該通。儀圖老成。宜置左右。試之已久。斷然不疑。惟昔宗盟。嘗居冢宰之任。若時卿袞。亦應柘溪之祥。尙期遠邁于前人。相與共

興于大業。朕所望者。卿何辭焉。

口宣有敕。卿比握兵機。實專政柄。乃徑登于次相。仍累進于崇階。其服寵光。勿爲多遜。

京鏜再辭免知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本兵之司。有國所重。必得樞機周密。乃可圖功。自非智略縱橫。何以稱職。卿之能事。朕所素知。分制閫則。推師帥之良。登政途則。著輔弼之望。威名日起。遐邇具瞻。其勵壯猶。益運幄中之算。坐銷外侮。以收堂上之奇。宜已需章。毋留朕命。

口宣有敕。卿資兼文武。望聳華夷。輟東府之大臣。長西樞之重任。明綸已播。遜牘毋煩。

鄭僑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修明庶政。務興起于事功。圖任舊人。乃布揚于命告。卿行爲世表。文擅國華。瑣闥銓部。則著忠蹇之名。侯藩留籥。則備恩威之美。再儀禁路。增重朝行。既擢貳於本兵。茲進參于嚴殿。其體責成之重。毋爲避寵之煩。

口宣有敕。卿擢在樞廷。久隆人望。茲進參于大政。庶益重于本朝。游貢沈詞。亟祇明命。

謝深甫再辭免簽書樞密院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惟九五正位。每切圖安。二三大臣。所當遴擇。乃眷幾廷之貳。必求禁裏之英。卿外寬而內明。氣和而才劭。凡一時清切之選。以數載周旋其間。封駁之嚴。屢回主意。抨彈之勁。益振臺綱。勸誦以來。陳

讓尤切。慈肆頒于一札。俾參掌于五兵。出命惟行。抗章可已。

口宜有敕。卿備歷華途。寢高雅望。茲自憲臺之長。入參樞筦之嚴。朕命既孚。卿辭毋費。

余端禮再辭免右丞相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商宗之命傳說也。爰立之初。訓告具存。惟說以天下自任。祇若休命。不敢辭也。朕之論相。則又詳矣。大號揚廷。與衆共之。需章之來。既已再卻。而猶未已。何耶。朕之菲涼。有賴啓沃。式克欽承。卿其可使古人專美于前乎。三命而僂。其可已矣。

口宜有敕。朕妙選儒英。俾登揆路。欲專裁于庶務。顧俯事于三辭。難徇勞謙。亟祇成命。

賜右丞相錢象祖褒語

朕更化之初。論相爲急。注意已久。無踰卿者。大臣義當體國。勿爲牢辭。往哉汝諧。毋稽朕命。

附劄子。臣獲望清光。仰蒙聖慈。開納芻蕘之言。不勝千載之幸。再被宣旨。令撰右丞相錢象祖褒語。進上。竊思制麻已宣。無可辭之理。臣退方供職。所有答詔。章良能必已撰述。臣謹撰褒語進呈。更合取自

聖裁。開禧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翰林學士知制誥臣樓鑰

新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錢象祖再辭免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漢之丞相。無所不統。孝宗正名。委任梁重。朕更化善治。注意尤精。以卿忠孝之家。台輔之望。踐
數中外。多歷年所。邇者再預政機。能斷國論。去凶舉賢。人望愈歸。播告廷紳。士夫至于相賀。何謙何疑。固

辭不已。矧是邊陲之未靖。尤資右府之壯猶。三命而僂。執謙甚矣。朕志已定。決無反汗之理。卿其自任天下之重。稱朕意焉。

口宣有敕。卿兼文武之資。體家國之重。既已頒于制綽。何尙執于謙詞。毋違朕言。亟正台席。

新除參知政事衛涇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更化之初。惟二三大臣是賴。以卿倫魁之彥。密在邇聯。贊決廟謨。擢升獨坐。尋畀洪樞之任。仍參釁燬之嚴。茲焉正名。以贊台揆。內則百度之欲治。外則三邊之未寧。此爲何時。而執故典。其體責成之意。勿爲遜避之煩。

口宣有敕。卿近以樞廷。遂參政地。茲焉錫命。止用正名。尙裨當軸之謀。無執循牆之謹。

新除參知政事雷孝友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覽萬幾。與民更始。欲解琴瑟之舊。允藉股肱之良。卿久矣蜚英。居焉難進。比處代言之任。實懷憤世之心。預同密謀。卒殄元惡。擢居瑣闥。遂長憲臺。欲新億兆之觀瞻。尤急二三之輔弼。其祇予命。亟贊政幾。國事匪輕。謙辭可略。

口宣有敕。卿由中執法。爲吾大臣。正資經世之猷。以贊濟時之相。朕志先定。卿辭勿煩。

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再辭免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養氣以剛。秉心無競。出藩入從。榮利澹然。久安燕居。不容何病。朕一新治具。急欲求老成典

刑以鎮服中外。起舊德于垂車之後。還人望于持橐之班。矢謨朕前。尤見克壯。亟升書殿。進貳宥庭。人無異辭。國以增重。時則可矣。尙何遜焉。

口宣有敕。卿禁班老成人。望久屬。擢實幾庭之貳。正資兵本之謀。尙復奚辭。往其祗服。

楊次山再辭免開府儀同三司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愛惜名器。惟賢是予。由掌武之官。而視儀揆路。品職益崇。其可輕畀。卿以肺腑之親。服在爵位。靖共自飭。廉介有餘。爰示優恩。用孚至意。而又何辭焉。毋復重陳。亟宜就列。

口宣有敕。卿聯芳椒掖。均逸琳宮。爰開公府之華。實視台躔之貴。其祗茂渥。毋事牢辭。

經筵進講毛詩終篇宣答詞

宰執赴聽講致詞謝

有制。朕臨御今十五載。講詩終三百篇。卿等同親。朕心惟懌。尙其協贊。助我緝熙。侍讀侍講官奏賀

有制。朕日勤三接。共講四詩。旣徹篇章。實資問學。深賴主文之諫。載嘉歸美之勤。宰執率經筵侍立官再奏賀

有制。朕積朝夕之勤。終雅頌之業。究觀六義。用蔽一言。尙冀輸忠。毋忘進戒。

皇太子再辭免侍立會議不允批答

嘉定元年閏四月

省表具之。近頒中詔。命元子以侍朝。仍輸大臣。集東宮而會議。是爲令典。非用前規。顧予教爾以義。方俾爾預聞于政理。躬臨五學。旣親賓友以交修。密拱九重。具見君臣之相與。爾能進德。予自忘疲。何以辭爲再斯可矣。

口宣有敕。爾爲元子。年近成人。俾入侍于昕朝。且預聞于幾務。勉親多益。毋事牢辭。

衛涇乞解罷機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厲精更化。遭時多虞。延登俊良。列在輔弼。當經綸之始。賴協力以共謀。迨平定之初。乃奉身而求退。朕所未喻。卿尤無他。知出處之素明。見忠勤之曲盡。五十而服官政。在古訓以甚明。三千而惟一心。矧大臣之無間。倘遽欲去。吾誰與居。勿爲封奏之煩。尙體眷懷之渥。

口宣有敕。卿以同德。任吾大臣。一爲進退之圖。實有重輕之繫。尙安位著。庸副朕心。褒語。卿貳政更化之初。備宣忠藎。朕所眷屬。何人異辭。告歸無名。理難曲徇。

攻媿集卷四十七

內制

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陳損之獎諭敕書

以常平司見在米麥及收糴物料分撥八州軍賑糴共二十萬石

朕嗣服之始。早濂相仍。宵旰興懷。務行實惠。首形詔告。所望部使者推廣上恩。初不以重費爲憚也。卿使淮堧。蓋嘗久興水利。茲又能發其餘蓄。上不仰給于大農。下有以平八郡之糴。邊民被惠已廣。而又將爲後日之儲。有臣如此。實寬顧憂。載覽奏章。良深嘉歎。

賀金國生辰使副梁總戴勳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遠聘殊鄰。旋歸近境。念舟車之勞勩。頒茗劑之珍芳。仍命行人。往將予意。

賜銀合臘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蘭

卿西樞故老。南國元侯。念茲臂發之辰。賜以奇珍之劑。體予至意。勉爾壯猶。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卿視儀兩地。出鎮四川。錫品劑之奇珍。慰風寒之匱薄。益厚頤養。用寬顧憂。

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張師顏

卿肅領騎兵分屯江國。頒寶匱之珍劑。慰玉帳之凝寒。其體眷懷。益思忠藎。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皇甫斌、張詔、趙廠、劉忠、劉震。

卿等肅提禁旅。列戍藩方。念久處于轅門。俾匪頒于匱劑。毋云例卷。其服恩綸。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田世輔、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臯。

卿等遠臨外戍。密贊中權。念營壘之嚴寒。錫禁庭之上藥。尙思奮勵。以答恩私。

報登寶位使副鄭湜、范仲壬、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

卿等握節言旋。及門伊邇。厚薜劑珍芳之賜。勞川途跋履之勤。庸序爾情。特將予意。

賜銀合夏藥敕書

荆湖南路安撫使王蘭

卿嘗位元樞。往臨南楚。爰錫珍芳之劑。用清暑愠之裨。將以寶匱。賁于帥閫。

四川安撫制置使趙彥逾

卿不辭叱馭。諒已開藩。爰加珍劑之頒。仍賁寶匱之賜。用示恩于宗老。期解愠于吾民。

侍衛馬軍都虞候張師顏

卿總提騎將。往駐金陵。當溽暑之在辰。出珍芳而分賚。尙綏衆士。如濯清風。

御前諸軍都統制閻世雄張詔趙厥劉忠劉震田世輔

卿等分戍价藩。撫安戎壘。出上方之涼劑。分內府之珍匱。坐覺生風。諒欣承命。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馮湛張國珍李世廣王宗廉王知新田臯

卿等分提禁旅。密贊戎和。乃馳賜夫芳珍。冀遠清于蒸鬱。惟茲解慍。可以忘勞。

賜銀合夏藥敕書

知潼川府費士寅

卿舊居兩社。出撫東川。緩帶輕裘。遠著藩維之效。寶匱珍劑。往寬炎鬱之煩。益謹節宣。以綏寵渥。

四川宣撫使安丙

卿仕聯執政。職佐宣威。蜀道籌邊。想帥垣之多暇。暑風屆候。將珍劑以分頒。豈惟清遐徼之塵。抑以解吾民之慍。

江淮制置大使丘霽

卿恩視政塗。任分制閫。炎威將熾。念戎幕之賢勞。靈劑匪頒。均上方之珍品。庸昭渙渥。以滌歆煩。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吳玠

卿寓直從班。鎮臨制閫。增雪山之重。念撫御之良勞。當南風之薰。冀節宣之無爽。爰頒珍劑。庸示優恩。

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宇文紹節

名在經幃。威宣將閫。上流增重。念裨暑之賢勞。良劑匪頒。助薰風之清穆。其均此賜。以慰彼民。

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江淮制置使趙淳

職領殿巖。任隆制閫。屬風埃之甫定。當溽暑之寢隆。爰錫珍匱。用將寶劑。坐消煩鬱。仍助節宣。

侍衛步軍都虞候措置防捍江面王處久

肅領衛兵。出臨天塹。壁壘多暇。濤波不驚。屬當炎暑之隆。宜厚珍芳之錫。尙承殊渥。以豁煩襟。

侍衛馬軍行司權管幹本軍馬職事張良顯

肅提精騎。分駐留都。當溽暑之寢隆。屬氛埃之甫定。爰頒珍劑。用滌煩襟。益謹節宣。以圖綏靖。

御前諸軍都統制李郁畢再遇秦世輔王大才彭輅

某等肅提戎律。綏靖邊陲。當溽暑之寢隆。屬風埃之甫定。永懷勞勩。宜助節宣。爰畀珍芳。以銷煩鬱。

御前諸軍副都統制周整莊松何汝霖劉元鼎魏友諒薛九齡王鉞

某等協佐戎昭。克勤軍務。撫帥徒而整暇。當炎暑之蘊隆。緘寶劑以分頒。卽柳營而加勞。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嘉定二年歷日敕書

敕安南國王某。朕仰稽天運。豫受民時。爰分歷象之書。徧及方隅之境。眷惟南國。世奉中朝。此疆雖遠于山川。嗣歲先頒。夫正朔。用均惠利。尙克欽承。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紹熙五年十月。

肝胎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肅持使指。來慰國哀。眷入境之云初。豈肆筵之可後。往宣予意。以勞爾勤。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遠將慰禮。經鐵甕山川之險。錫寶匱茗劑之珍。宜體眷懷。用安旅次。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趨素幄。行次丹陽。雖深銜恤之悲。不廢示慈之宴。是將厚意。式寵行人。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從燕驛。近及吳門。深嘉唁問之勤。宜備賓筵之渥。其承異眷。益進來程。

金國弔祭使人赴闕口宣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將慰問。來屆近郊。先之旨酒之頒。增以嘉肴之錫。少安次舍。用息勤勞。

賜御筵

有敕。卿等握節載馳。越疆來弔。將展國喪之禮。宜先郊勞之饗。其體眷私。少休匱薄。

賜被褥鈔鑼

有敕。卿等遠致奠儀。久勞客路。爰厚寢衣之賜。仍分盥器之珍。跋履之餘。撫存加渥。

密賜大銀器

有敕使華旣接弔禮斯勤宴已備于饗殮器仍加于銀鏤是爲異渥少慰賢勞

賜生餼

有敕卿等少安賓館旣畢弔儀按聘禮以受饗命廩人而致餼諒均徒御咸體眷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禮謹弔喪退將卽次頒酒殽于內府示恩寵于來賓意則有餘物惟俱稱

朝見訖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慰此國哀見于喪次爰暫休于燕館用初秩于賓筵首示殊私嗣加好賜

就驛特賜衣服金帶銀器衣著

有敕卿等弔喪自遠率禮無違器分山溢之珍衣有身章之寵雖云多品未盡至懷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肅將使節來唁喪幃嘉有客之多儀出尙方之珍品甘芳俱厚寵眷彌加

在驛特賜射弓酒果

有敕卿等旣肅哀儀難修賓射雖輟主皮之藝仍加設醴之勳殽核俱頒情文尤厚

特賜射弓御筵

有敕。卿等交鄰有道。序賓以賢。屬當變禮之時。仍飭初筵之賜。穿楊何取。折俎惟優。特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慰予國恤。厚乃賓儀。雖觀射之未遑。顧匪頒之可後。悉從常禮。以表眷懷。朝辭訖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弔哀事畢。贈賄禮成。將遄車馬之歸。載厚壺簋之錫。其承嘉貺。復啓長途。賜御筵。

有敕。卿等既趨素幄。遂別彤墀。禮不替于權輿。恩更加于觴豆。尙安旅次。徐屆歸程。回弔祭國書。

皇祖上仙。嘗馳赴問。沖人嗣位。方服通喪。荷信使之遠來。辱弔儀之加厚。益堅盟好。彌切感懷。哀疚既深。敷陳難究。

回賀登寶位國書

祇奉慈謨。勉承丕祚。比飭行人之告。茲勤信使之來。儀物有加。書函尤備。既荷禮文之厚。益欣盟好之堅。爰謹報章。用陳謝悃。

報謝登寶位國書

祖武是繩。孝思方切。勤使華之遠暨。知盟好之彌隆。品物具陳。情文俱稱。比已騰于報牘。爰再飭夫行人。

仍致彝儀。用將謝悃。

報謝賀慶元元年正旦國書

三陽攸慶。方夙戒于行人。萬里交歡。復遠勤夫信使。惠以函書之厚。加之篚幣之豐。爰飭報章。備宣謝臚。惟益堅夫世好。冀均介于春祺。

金國弔祭使人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并金鍍銀合

有敕。遠修唁問。茲遂旋歸。茶分北苑之珍。器備南金之飾。是爲異渥。用慰遐征。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返旆云初。出郊于邁。加六壺六鑊之饋。致三辭三揖之勤。式慰爾歸。用將予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云歸。啓途未遠。意方勤于郊送。恩宜視夫賓初。旣厚眷私。益堅信睦。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弔儀旣備。使事言旋。行已次于蘇臺。恩仍頒夫鎬燕。禮文加厚。客路具宜。

沿路賜使副冬至節絹

有敕。使且北歸。日方南至。載念脩途之役。俾加厚幣之將。其服恩榮。尙寬旅思。

讀祭文官

有敕卿遠陪膚使歸遇新陽爰頒束帛之溫以助重裘之煖益昭眷渥庸慰賢勞

三節人從

有敕長至維時遠歸在道言念禦寒之具特加實篚之珍賚賜有差恩私無異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修慰禮既畢使儀望北薊以還轅至南徐而憩節庸加燕衍其悉眷私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成使禮歸次邊疆更加燕豆之勤不替權輿之舊其承眷禮遂戒征途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遠來入疆伊始念川途之匱薄加燕勞之優隆徒御少休賓儀無爽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來擁使華遠申盟好念舟車之勞役頒茗劑之珍芳爰飾寶匱以迎玉節

賜御筵

有敕踐阼云初親仁是務肅使華于近鎮謹賓禮于初筵益屆來程以承眷渥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賀禮來次輔邦再加燕衍之私庸示眷存之渥少休跋履且慰勤勞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來次郊闈肅將賀禮寵以上尊之賜加之碩果之珍式伫來游以堅信好

賜御筵

有敕初御丕圖遠勤信使既次郊關之近載加燕豆之優其體眷私以承虛伫

金國賀正旦使人赴闕口宣

盱眙軍傳宣撫問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聘禮來賀歲元既加壹勞之勤首示肆筵之渥其祇眷意益謹賓儀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玉節方來寶匳是錫取雪芽于北苑輟珍劑于尙方并寵行人用昭眷意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持華節近次朱方行登象日之畿重錫需雲之宴益加盛禮庸示眷私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修聘甚勤行既次于近藩禮宜加于載燕是爲異渥其服多儀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遠從萬里來賀三朝望觀闕以非遙賜壺籩而加腆尙承眷渥以締歡盟

賜御筵

有敕履端之始將命以來旣聞畿甸之登宜厚賓筵之錫眷私所逮使介維均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綵杖土牛方舉春郊之禮寶幡金勝爰加使客之恩和氣所鍾歡盟益厚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禮嚴修好時重履端爰加厚于使華乃分頒夫節物儀雖辨等意則均優

朝見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旣覲軒墀歸安次舍俾厚壺籩之賜少休車馬之勞毋曰彝章實惟至意

賜生餼

有敕卿等進講賀儀退休賓館旣設豆籩之渥仍加饗餼之頒尙體眷懷以須異數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趨日正茲遇歲除出御府之甘芳助驛庭之宴集益修賓禮用介春祺

賜被褥鈔籩

有敕卿等來趨元日將覲大昕爰加賜于寢衣仍分頒夫鹽器用安旅次以示恩私

入賀畢就驛賜酒果

有敕歲律更新使輶遠暨酒致屠蘇之勝盤隨椒柏之芬均受春陽益增和氣

玉津園射弓賜御筵

有敕茲開禁籥用設射侯既觀舍矢之能爰錫在公之燕有發必中不醉無歸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甫辭殿幄尙憩賓郵載爲川陸之行更厚壺籩之錫益祇眷渥以示初終

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既成聘禮將治歸裝乃頒什器之豐皆用五金之次是爲異渥式助遐征

回程賜御筵

有敕卿等成禮言歸登途欲遠仍特頒于載燕曾不替于初筵春日尙寒賓僚加厚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口宣

有敕卿等往迓使輶還趨行闕值陽和之屆律加好賜之如儀其服殊私益祇厥事

金國賀登寶位使人到闕口宣

賜被褥鈔鑪

有敕卿等肅將使指來賀君臨式頒盥洗之珍仍致衾茵之麗用安次舍其服恩私
賜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遠修邦好適遇春陽爰加節物之頒庸示使華之寵尙祇渙渥益締歡盟
賜接伴使副春幡勝

有敕卿等迓客于畿還朝有日當此新春之始特加好賜之優其體眷私益修使事
賜三節人從春幡勝

有敕春起于東使來自北舉綵杖士牛之禮頒寶幡金勝之華儀則有差恩無所異
朝見畢歸驛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致賀儀歸安賓館念川途之勞勩設樽俎之優隆庸示眷勤少休跋履
賜酒果

有敕卿等拭圭修聘將幣成儀爰加芳醴之頒仍厚嘉穀之錫少休徒御以俟賓筵
密賜大銀器

有敕卿等陳儀既備執禮滋勤欲深示于情文爰密頒夫用器非金之貴惟意之將
賜內中酒果

有敕卿等來修邦好克謹賓儀分御府之甘芳示使軺之華寵雖云例卷蓋出殊恩

賜生餼

有敕卿等既謹朝儀退安賓次俾廩人之致餼冀使者之加餐異數相望眷懷增厚

特賜御筵

有敕卿等趨朝甚謹授館方安修客禮以無違秩賓筵而有楚特將予意庸慰爾勤

特賜酒果

有敕卿等進謹朝儀退安賓館賚此壺尊之膳加以肴核之珍蓋示殊私尙承好賜

玉津園射弓賜酒果

有敕卿等肅駕使輶共修賓射諒慰四方之志想聞百發之能爰錫甘芳少休勞動

賜射弓例物

有敕卿等講射寶津視儀相圃爰首頒于弧矢仍加賜夫金縢張弛具宜恩私愈渥

朝辭畢歸驛賜酒果

有敕卿等禮成無闕事畢言旋錫列甕之芳醪泊加籩之珍果少休賓馭行屆歸程

賜御筵

有敕卿等履勤入覲茲遂告歸更加籩豆之優不替權輿之始尙祇燕禮徐戒行裝

特賜銀

有敕卿等備成使事俱趣歸程特頒山溢之珍用助星馳之役毋云故事蓋示優恩

回程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已祇聘禮初計歸程迺馳賜于上尊仍分頒夫碩果少安旅次徐屆征途

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禮言還戒途伊始爰啓在公之燕用華修聘之歸旣秩賓筵遂登客路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邦好旣修回途未遠珍茗選春芽之賜寶匳分山溢之餘是曰殊恩用將厚意

平江府御賜筵

有敕卿等賀禮旣周歸程寢遠甫卽蘇臺之次載修鎬燕之儀益向長途毋忘厚意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來致慶倏遂言旋念北客之改轅卽南徐而錫爵眷私無替禮貌采修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持慶禮回次邊疆欲締好于兩朝復陳儀于四簋行當上道更祝加餐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回程口宣

賜龍鳳茶金鍍銀合

有敕卿等將命言旋登途寢遠飾寶奩而加惠實珍茗以分頒深示恩私式安行役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來賀履端更勤歸報游錫吳門之宴用津燕驛之行春日尙寒征途加議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肅持玉節還次丹陽仍優宴豆之儀用慰川途之役其均旣醉毋憚遄驅

盱眙軍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賀元正汔修使事爰肆筵于邊服將夙駕于歸途眷禮之私始終無異

報謝使副林季友郭正己回程到闕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口宣慶元元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握節言旋登畿告至想風寒之匱薄念川陸之艱勤茗劑寶匳併加存撫

金國諭成使赴闕口宣嘉定元年八月

盱眙軍傳宣撫問并賜御筵

有敕卿等載馳原隰始屆疆陲當和議之旣成喜歡盟之復締首加勞問仍示宴私

鎮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持節鼎來揚舲旣濟望信書之漸近啓賓燕以加勤其體眷慈式邁行邁

鎮江府賜銀合茶藥

有敕卿等肅擁使華來修邦好爰厚寶匱之錫用加珍品之頒庶滌煩勞式祗延伫

平江府賜御筵

有敕卿等遠將信幣來次近畿嘉庸使之再馳宜賓筵之三錫是爲異數用賁行人

赤岸賜酒果

有敕卿等徒御遠來郊圻密邇爰再頒于甘醴仍分錫夫嘉肴行色少休賓儀是飾

賜御筵

有敕卿等遙驅使傳切近國郊將修昕旦之儀重錫需雲之宴式昭眷意益謹前規

賀生辰國書

使介載馳仲講誕辰之慶郵音垂諭少遲良月之期虔致函書遠將篚幣用祝無疆之算益堅有永之盟
施及黎元同躋仁壽

攻媿集卷四十八

內制

明堂禮畢告謝五嶽四瀆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告謝天慶觀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祇奉慈謨。親行大饗。多儀既備。景貺孔昭。實惟山川之靈。陰相馨香之薦。尙歆誠悃。滋介純禱。

明堂禮畢祭謝五嶽四海四瀆祝文

伏以肇祀合宮。告成熙事。惟二儀祖宗之禮。皆已備修。凡五岳河海之神。悉均望祭。雖靈祠之尙遠。顧虔報之敢稽。

明堂禮畢奏謝諸陵表文

〔案〕原集此首後有瑞慶節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祝壽道場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嗣歷云初。奉先爲大。適三歲當郊之際。祇薦總章。惟列聖在天之靈。俯垂陰佑。雖潔齋之粗備。懼誠悃之未孚。高厚顧歆。神明來格。旣訖成于熙事。敢恭布于深衷。遙望陵宮。不勝感涕。

安穆安恭皇后改諡告太廟祝文

伏以仰惟烈祖。將祔太宮。易別廟之舊稱。從成孝之尊諡。先期以告。英鑒其臨。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靈座祝文

伏以集百官于南郊。首定稱天之謚。奉二后于太室。改從祔廟之名。將舉盛儀。敢伸昭告。

奉上孝宗皇帝謚冊寶成。穆成恭皇后改謚冊寶奏告天地社稷十神太一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瑞

樞密院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乳香口宣。瑞慶節萬壽觀滿散道場青詞。滿散朱表。又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太上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壽皇卽遠。方定于尊稱。祖后俱從。當更于舊謚。將嚴寶冊。敢告神祇。

孝宗皇帝謚號下日改換銘旌奏告祝文

伏以烈祖在天。南郊定謚。旣遵節惠之典。載飭神明之旌。仰惟威靈。俯鑒誠恪。

孝宗皇帝攢宮神園除去鋪屋窠木等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永思陵祝文

伏以皇祖上仙。期方臨于七月。稽山庀役。地實近于諸陵。暫撤微廬。稍開宰木。懼有驚于神御。敢先叩于威靈。仰冀洪慈。俯加陰佑。

孝宗皇帝祔廟修製祔室太廟殿宇廊廡權奉安祖宗神主于初獻廳時前奏告祝文

伏以仰尊烈祖。將祔太宮。奉二代之宗祧。飾累朝之祔室。暫遷神主。敢告威靈。

權奉安神主祝文

伏以崇飾太宮。奉遷神主。少寓齋居之遽。以須祔室之成。敢冀憑依。用伸虔告。

祭祀太廟土地祝文

伏以修崇清廟。升祔孝宗。念斤斧之交興。懼神祇之或聳。敢先昭告。願相多儀。

閻仲續康伯修奉欝宮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及喝賜一行官吏工匠等犒設口宣有敕卿等視役山陵宣勤夙夜勞風寒之匱薄頒茗劑之珍芳好賜有差工徒無怠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祝文

啓欝

伏以阜陵既飭靈駕將行遂從禹穴之藏式啓商榷之殯攀號何及昭告宜先

前夕日初昏奏告

伏以窀穸有期念終天之永訣靈輿卽遠痛詰旦之將行重惜分陰深增孺慕

發引時前祭告

伏以六紼有行九京寢遠追念抱孫之愛阻伸臨穴之勤少駐須臾不勝哀殯

啓奠行禮

伏以於穆孝宗將趨神穴爰諏穀旦肅引靈輶顧挽紼以難留遂遵途而卽遠音容愈邈慟哭何堪

祖奠行禮

伏以陵宮旣備愴我祖之何之紼嬰啓行痛仙游之不返拊龍輶而永訣駕鯨浪以遂東祖祭是修哀號愈切

下皇堂時前奏告

伏以於皇文祖。將就菽塗。愴永闕于衣冠。痛莫親于兆域。式安玉體。絕望天顏。

掩櫬畢迎奉御容詣下宮奉安

伏於明明我祖。奉窀穸以旣安。雖離在宮。痛威容之愈邈。天顏惟肖。神宇具依。不勝追遠之悲。敢致妥靈之告。

孝宗皇帝梓宮發引奏告天地社稷太廟別廟太一宮祝文

伏以烈祖上賓。阜陵告備。茲啓菽塗之舊。將趨兆域之藏。敢告先期。仰祈陰佑。

至櫬宮奏告帝后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此首後有冬至節孝宗皇帝几筵水陸道場齋文。皇帝本命萬壽觀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奉皇祖之菽塗。勉襄大事。近累朝之兆域。敢告威靈。未遑洛邑之歸。尙奉會稽之葬。仰祈孚佑。咸遂妥安。

孝宗皇帝虞主自浙江還重華宮鼓吹導引曲

孝宗純孝。前聖更何加。高蹈處重華。丹成仙去。龍輶遠越。岸暮山遐。波臣先爲捲寒沙。來往護靈槎。九虞禮舉神祇樂。萬世佑皇家。

孝宗皇帝神主自重華宮至太廟祔廟鼓吹導引曲

吾皇盡孝。宗廟務崇尊。鉅典備彌文。巍巍東向開基主。七世祔神孫。追思九閭整乾坤。環宇慕洪恩。從今密邇高宗室。千載事如存。

孝宗皇帝虞祭畢卒哭行祭禮祝文

伏以阜陵復士。旣修易奠之虞。班祔有期。遂卒無時之哭。仰遵禮典。莫究哀悰。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并成穆成恭皇后神主同時祔謁升祔奏告祖宗帝后祝文

伏以竣事阜陵。旣畢九虞之祭。寧神祔室。實同二后之升。祖宗是依。昭穆以序。實循禮典。敢告威靈。

孝宗皇帝祔廟樂章

聖人之德。無加于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始終純誠。非日笑貌。於萬斯年。是則是傲。

太廟修置太祖至高宗室帝后神主祔室畢工時前奏告還殿室祝文

伏以班祔孝宗。崇新清廟。備累朝之祔室。奉列聖之神靈。敢告先期。冀垂昭格。

還殿正奉安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太室鳩工。爰藏禮于宮庭。用妥靈于宗祔。以享以祀。來燕來寧。

孝宗皇帝祔廟時前告遷成穆成恭皇后神主詣幄次權行奉安以俟同時祔謁升祔祝文

伏以阜陵竣事。奉神主以卽安。宗祔致嚴。妥柔靈而並祔。稍遷邃幄。將奠太宮。惟時之良。敢豫以告。

孝宗皇帝神主祔廟前二日奏告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醴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

伏以尊祖禮嚴。因山事畢。用宏開于宗祔。將升祔于靈儀。信宿之先。潔齋以告。仰祈昭鑒。永賴孚休。

宗廟

伏以於皇文祖。既畢安虞。爰攷禮于前朝。盡妥靈于太室。仰瞻列聖。敢告先期。其永無疆。克昌厥後。

別廟

伏以惟我孝宗。將登清廟。設九虞而既畢。奉二后以同升。永世是承。前期敢告。

太社太稷

伏以永阜訖功。孝宗升祔。惟億載萬年之鉅典。告九土五穀之明神。願鑒先期。式垂孚佑。

太一宮

伏以烈祖上賓。太宮升祔。國之大事。其敢弗虔。天之尊神。是當先告。冀垂昭格。用妥威靈。

改元慶元奏告昭慈聖獻皇后永祐陵永思陵永阜陵成穆成恭皇后櫟宮表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刪·今

伏以仰奉慈謨。勉承丕祚。將興嗣歲。首議嘉名。惟慶歷最爲盛時。而元祐尤伸公道。履端伊適。敷號云初。敢告威靈。式祈孚佑。

改元奏告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觀、同、

伏以續緒何堪。改元惟謹。稽仁祖致平之盛。泊秦陵嗣德之初。合取嘉名。用綿丕祚。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景靈宮·帝后
諸陵表文同·

伏以承列聖之休。謹踰年之制。合太宗明皇之號。有唐實創于嘉名。仰慶歷元祐之時。我宋尤稱于盛際。爰肇新于歲紀。敢虔告于威靈。

社稷

伏以嗣位承休。踰年改號。取慶歷元祐之盛。期紹重規。仰句龍后稷之神。用伸昭告。尙祈靈佑。益介炎圖。

太一宮

伏以嗣歷云初。紀年敢後。合兩朝之盛。爰號慶元。告十神之靈。用祈福佑。尙惟昭鑒。永助丕基。

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升侑奏告祝文

天地

伏以祀感生之帝。蓋已有年。侑創業之君。始從今日。敢伸昭告。仰冀孚休。

宗廟

伏以推功藝祖。旣居東向之尊。升侑感生。茲謹上辛之祀。仰瞻列聖。豫告先期。

社稷

伏以感太微之精。夙祗大祀。推藝祖之烈。升侑明神。惟社稷之炳靈。設豆籩而致告。

諸陵諸櫬宮表文

伏以上辛穀旦大旅盛儀爰推立極之功克配感生之祖遙瞻陵域敢告吉期事體至嚴威靈斯鑒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還正殿奉安祝文

伏以新廟是營羣言允協爰卜太宮之右用安四祖之靈敢冀威神式歆典祀

奏告太廟祝文

伏以肇舉盛儀宏開別廟祕僖宣之祀視夾室以尤嚴遷順翼之靈祔先公而惟謹仰祈列聖俯鑒忱衷

泰分前修飾櫺宮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歲序流易春陽正中既當雨露之濡益愴宮陵之念繕修惟謹種藝以時敢告先期尙祈昭格

進奉皇太后生辰表詞

〔案〕原集此首前有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伏以尊居長樂方歌難老之詩時屆芳春適啓誕彌之節邦家均慶宮壺交欣中賀恭惟壽成皇太后殿下德合坤元心同天大贊淳熙之內治恭儉具孚命菲質以嗣興恩私未報方具游神澹泊玩志清虛益觀過歷之期坐閱後天之算臣夙承大造獲奉慈顏含飴弄孫咸仰姜任之盛戲綵爲樂惟祈箕翼之年伏以修蘭亭之禋事方樂春陽上椒殿之壽觴仰尊祖后壽成皇太后殿下恭願坐膺多福日介脩齡國治家齊合三宮而同慶天長地久見千載之太平

太陽交蝕祭告太社祝文

伏以季春五陽日食于朔側身修行朕不敢怠伐鼓于社彝章具存尙抑羣陰以助陽德

陰雲不見交蝕祭謝祝文

伏以清臺獻占。太陽當食。引咎自省。方切兢兢。東方未晞。陰雲布濩。實惟神賜。敢恃天休。

孝宗皇帝小祥奏告永阜陵櫬宮表詞

〔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太上皇帝本命太一宮設醮青詞。滿散朱表。又有太一宮祝延太上皇帝聖壽設

醮青詞。滿散朱表。今並刪。

伏以念茲皇祖。遽驚新穀之升。瞻彼阜陵。梁切高山之仰。恭惟尊號皇帝。恢宏帝業。垂裕孫謀。茲當祥練之初。敢後馨香之薦。馳誠惟謹。隕涕無從。

改元嘉定奏告祝文

開禧三年十二月。

天地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

伏以祇奉洪圖。寢逾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嘉名。用冠新元之首。敢伸昭告。祈介宏休。

宗廟諸陵

伏以承列聖之休。方深夕惕。紀新元之號。式介春祺。開景運之亨嘉。期武功之耆定。仰惟敷佑。敢不欽承。

太社太稷

伏以爲國家者。尤謹于紀年。有社稷焉。敢稽于歲事。仰冀神靈之佑。庶開嘉定之期。肇易美名。爰伸昭告。

太一宮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改元。天之尊神。當嚴昭告。願介亨嘉之會。遂成耆定之功。益畀多祥。以興嗣歲。

諸陵櫬宮表文

伏以祇奉洪圖。寢踰周紀。屬時多故。欲開嗣歲之祥。乃選美名。用冠新元之首。取商宗嘉定之旨。歸武王
舊定之功。仰冀孚休。敢伸虔告。

閏四月起居諸帝后表詞

嘉定元年

諸帝旦表

伏爲積分成閏。適當孟夏之餘。告廟有儀。敢飭先王之典。恭惟
皇帝。德參高厚。仁及華戎。仰賴在天
之靈。益綿奕世之慶。式供嘉薦。用妥威神。

諸后旦表

伏爲元年建巳。閏月定時。旣當視朔之初。爰謹奉先之禮。恭惟
皇后。坤隆厚載。世嗣徽音。慨莫望于
聲容。尙永綿于慶羨。式修孝敬。致薦馨香。

諸帝望表

伏爲閏以正時。方謹居門之禮。月惟旣望。敢修朝廟之儀。恭惟
皇帝。澤寢羣黎。慶綏百世。望僊游而
雖邈。席丕祚于無疆。爰薦孝思。用循彝典。

諸后望表

伏爲四月維夏。閏式紀于歸餘。先后在天。禮用陳于改望。恭惟
皇后。母儀如在。神御卽安。永陪衣冠

之游。用綿宗社之慶。奉承思孝。奠薦惟馨。

洞霄宮徑山天目山龍井祈雨祝文

伏以國方多事。所願年豐。春夏以來。甘澤未足。種不入土。遺蝗已繁。當寧興思。旱氣甚廣。近雖得雨。猶未霑然。遣官禱祠。齋心以俟。庶祈響答。三日爲霖。大慰九農。敢忘伸報。

故皇子肅王埴興靈前夕敕祭祭文

嗚呼哀哉。頃欣嬪御。得此誕育。晬盤將設。何去之速。情之所鍾。念念顰蹙。苗而不秀。無乃太促。一奠寓哀。往從幽卜。

成肅皇后小祥奏告永阜陵櫬宮香表詞

伏以祖后上賓。尙想含飴之愛。歲華遽易。忽驚鑽燧之期。遙瞻陵寢之嚴。倍切音容之感。期已久矣。儼追慕以如新。練而慨然。顧加隆而敢怠。肅陳寶炷。用表哀誠。

雨澤愆期奏告祝文

天地十神太一九宮貴神嶽鎮海瀆

伏以旱魃爲災。間有不免。在于今歲。利害尤深。疆場甫寧。流徙未復。中外空匱。正望有秋。屬茲常暘。種或未入。苟失歲事。何以有邦。顧慚菲涼。久蒙敷佑。高高在上。皇地祇云。后土靈祇。俯鑒哀祈。三日爲霖。庶以活國。側身引慝。恭俟嘉應。

宗廟別廟

伏以時方常暘。憂懼實甚。種未入土。何望收成。間有一雨。未能霑足。齋心致禱。靡神不宗。在天之靈。願垂矜憫。有請于帝。救此下民。沛爲膏澤。徧及遐邇。迄用康年。以壽國脈。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案〕原集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今刪。

伏以社稷與君。以民爲重。民之司命。以食爲天。時方多艱。仰望一稔。久矣不雨。雨又復霽。傾心禱祈。願垂嘉答。廣布甘澤。普濟羣生。報以秋冬。其敢不飭。

禳蝗祝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皇帝本命萬壽觀設醮青詞。滿散朱表。今刪。

天地

伏以稼穡維寶。方興播種之功。蝗蝻爲災。備舉禳禳之術。雖都城之少靜。顧畿甸之尙繁。遠邇何殊。焦勞則一。敢祈上帝。地云后俯念斯民。旣敕酺神。盡屏衆多之害。更令田祖。益昭秉畀之靈。

社稷

伏以禾苗方茂。社稷焉依。雖旱魃之已驅。復飛蝗而爲孽。神旣職幽冥之事。朕不勝宵旰之憂。爰致禱祈。願垂感格。掃螟蝻而無迹。庶稼穡之有成。

酺神

伏以比以飛蝗之作孽。嘗遵故典以祭酺。都邑頓清。無非昭答。郊圻未免。敢怠祈禳。惟盡除振振揖揖之

災庶幾有蕤蕤芄芄之望。

雩祀祝文

前一日奏告太宗室

伏以旱魃挺災。禱而既應。覆出爲虐。其害愈深。爰卽紫壇。仰祈清昊。熙陵之德。實配彼天。豫告威靈。願垂昭格。有請于帝。蘇此遺黎。

上帝

伏以旱氣方隆。禱既如響。飛蝗肆孽。禳之亦消。奈何常暘。又以示譴。朕實不德。民則非辜。祇祓郊丘。謹修雩祀。仰祈上帝。哀閔下民。蚤興雲雷。大沛雨澤。無有遠邇。均被滂沱。坐變凶年。復成樂歲。邦本所繫。惟天佑之。

太宗

伏以天災流行。固知代有。今歲之旱。尤所弗堪。禱雨應期。方幸周浹。陽居大夏。茲焉益驕。爰卽泰壇。恪修雩祭。稽諸故典。作主侑神。曾孫菲涼。宜致疵癘。殃及萬姓。實惟焦心。在天之靈。願垂矜閔。亟頒甘澤。以迄康年。

皇地祇

伏以至哉坤元。厚德載物。生我百穀。以活斯人。比雨應祈。種幸入土。苗而未秀。又復亢陽。滌滌山川。物意

焦灼。國有故典。禱旱以雩。后土資生。敢伸虔告。願垂大惠。敕使百神。三日爲霖。溥及萬域。以蘇焦槁。以致豐登。庶幾有邦。可以長保。

再奏告宗廟別廟

伏以顧惟菲涼。負荷至重。常暘之罰。乃徧黎元。飛蝗未清。雨而復旱。投誠列聖。威靈在天。閔予曾孫。以及赤子。亟垂昭格。沛以甘霖。迄用康年。保邦是賴。別廟云。雨而復旱。茲焉致禱。願昭感通。

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惟民之生。以食爲命。聰明正直。亦惟相依。今茲旱災。日旣太甚。側身致禱。徧于百神。仰冀爲霖。沛然四洽。庶有秋之可望。豈嘉報之敢稽。

內中禳蝗文

〔案〕原集此首前有成肅皇后中元節水陸道場齋文。今刪。

伏以旱魃云初。遂致飛蝗之作孽。雨師旣應。不圖遺種之滋繁。遠侵閩楚之疆。近集郊關之內。遇災是懼。惟帝焉依。願敕百靈。盡除螟螣之害。俯令萬國。咸保稻粱之豐。

祈雨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

伏以涉春以來。旱氣甚廣。種未入土。上下隱憂。宵旰齋心。日致忱禱。皇皇后帝。皇地祇云。坤元后土。實賜鑒臨。曰雨而雨。隨時孚應。藝我稷黍。寢成小康。盡彼萬物。不足以報。矢詞告謝。少致衷誠。

宗廟

伏以亢陽爲災。幾害穡事。國計所繫。無所控祈。夙夜投誠。父母先祖。敢期上徹。在天之靈。震霖滂沱。幾無虛日。旱魃退聽。良苗勃然。所在中熟。實踰始望。傾心報謝。其敢弗虔。

別廟

伏以亢陽已甚。嘗致禱祈。甘雨以時。實爲孚應。茲成中熟。獲濟民生。幽贊爲多。可無致謝。

十神太一九宮貴神

伏以民爲邦本。食乃民天。歲一不登。何以爲國。頃以旱甚。禱于尊神。九宮貴神云。禱于貴神。如響應聲。隨車滂沛。肅時雨若。易歉爲豐。敢罄謝誠。尙求終惠。

嶽鎮海瀆五方山林

伏以國方多事。豈堪旱災。虔誠禱祠。靡神不舉。時雨之降。實由山川。三日之霖。四遠霑足。歲事將就。虔謝敢稽。

太社太稷雨師雷師風師

〔案〕原集此首後有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今刪。

伏以顧惟菲德。致此亢陽。仰賴百神。鑒予忱禱。風雨時至。雷霆疾驅。遠邇均霑。成此中熟。一祈一報。敢忘此誠。尙惟居歆。益加敷佑。

祭告酺神

蠹賊爲災。秉畀有資于田祖。蝗蝻肆孽。掃除實賴于酺神。旣隨禱以盡消。俄蔽空而復至。人心相恐。歲事可憂。疑有物以驅之。殆非力可及者。載修祀事。仰叩高靈。俾食葉食心之妖。罔存嚙類。成多黍多稌之慶。還保豐登。

攻媿集卷四十九

諡議

孝宗皇帝諡議

奉敕撰

臣聞帝王之出治。豐功茂烈。生則著見于天下。而其流傳于後世者。則待節惠之名。要皆取其盛者而傳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非無武也。武王告武成而作洪範。非無文也。取其盛者而傳之。則備道全美。可以一言定也。甚哉孝之大也。虞舜之大。武王之遠。自漢歷唐。無不諡帝爲孝。本朝累聖相承。皆用舊典。若夫集孝道之大成。則未有如大行之盛者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繩藝祖之武。重光堯之華。以天縱之能。日新之德。臨御天下。二十有八載。巍巍煌煌。不可備述。若形容天地。繪畫日月。則不容無辭。方在初潛。龍德而隱。學聚問辨。師教不煩。日就月將。君德昭著。屢羣勞謙。共爲子職。日趨朝謁。威儀雖肅。雖莫窺其涯涘。而中外屬心。天人協應。光堯內禪。高視唐虞。嗣位以來。勵精庶政。召收故老。尊禮元臣。臨朝若神。待物如春。崇節儉以革奢汰之風。振紀綱以起偷惰之習。事無小而。不察。人無微而不記。機務雖繁。酬酢無壅。立法定制。動爲後則。以科舉爲未盡。則立待補之法。以蒐遺才。以武舉爲未盛。則優入仕之級。以收智勇。年勞竝用。以裁濫賞。而不致于累遷。銓闈加嚴。以抑任子。而又爲之限節。改秩必使之作邑。謂舉以親

民而使之治民。御史必取之賢宰。謂受人之察而後可察人。以周行速化。必使試郡而後爲郎。以延閣清華。必俟有功而後除職。監司守將。必延見而臨遣。癯老昏繆之人。不得而隱藏。姦賊之吏。必窮治而斥逐。清介潔廉之士。則從而拔用。朝士闕官。乃除。遂無待次之淹。要郡留闕選才。遂無輕授之允。黜賊吏之世賞。進軍功于流內。長慮卻顧。守之至堅。故雖日不暇給。而四方靡然向化矣。于時疆場未寧。戎車方駕。激厲將士。嚴備邊陲。張皇六師。明見萬里。中原起來。蘇之望。殊鄰多歸附之民。撫而有之。還以爲用。天威旣振。戎虜畏讐。雖犂庭掃閭。未快初志。而信使復通。減幣殺禮。至今無煙火之警。苟非雄斷遠略。何以臻此。臨政旣久。治道愈明。物來能名。事至輒斷。精神之運。上際下蟠于天地之間。智慮所關。六通四闢于帝王之德。行公道以銷黨偏之蔽。推平心而絕喜怒之私。間有水旱之變。應天以實。而禮文尤備。州縣之奏。恐其不速。蠲復之數。恐其不多。傾困倒廩。以濟其急。賞勤罰惰。以勵其餘。民不知其有凶。歲亦隨以登熟。幸太學。幸祕省。廷策貢士。布文教以振士風。御鞍馬。親弓矢。申嚴軍法。立武事以張國威。內外大小之臣。無不列之屏。以待黜陟。山川險要之地。無不指諸掌。以立防閑。治具畢張。風化已成。方且玩意希夷。而無奉道之過。游心寂寞。而無佞佛之迹。作敬天之圖。兢懼愈深。闢延和之殿。諏訪愈切。躬講讀之勤。設遺補之官。其于保治。有始有卒。至于脫屣萬乘。燕居重華。授受之際。尤爲雍容。嗚呼。身退而道彌高。尊極而用彌儉。是宜萬有千歲。永處慈辰。而厭代登遐。歸于帝鄉。此羣臣萬姓所以攀號擗踊。泣盡而繼之以血也。遠日有期。恭定尊諡。請之南郊。以詔萬世。謹按諡法曰。能官賢才曰哲。帝德廣運曰文。應變無方曰神。保大

定功曰武持盈守滿曰成。慈惠愛親曰孝。迹夫知人而善任。使文武各得其用。非所謂能官賢才乎。修德以來遠人。矢文以洽四國。非所謂帝德廣運乎。酬酢以周萬幾。圖回以盡衆智。非應變無方乎。妙韜略而不用。極聰明而不殺。非保大定功乎。守基圖之廣大。延國祚于綿遠。非持盈守滿乎。若孝道之盛。非惟臣子所不能稱贊。雖攷之諡法。求之六家。語其甚盛者。曰慈惠愛親而已。是則未足以彰大行之孝也。報本反始而奉郊禋。尊祖敬宗而事廟饗。惟高宗爲天下而得人。太皇盡母道以愛子。而大行天賦至性。不可解于心。備四海九州之養。謹五日一朝之儀。委曲周盡。猶恐不及。兩宮九閭。終無間言。固已風動四方。震服夷虜。高宗屬疾。則衣不解帶。躬自嘗藥。及棄天下。則勺水不入于口。倚廬有過于哀。鄙漢文之喪短。陋晉武之無斷。身服苴麻。禮盡苦塊。行有匹夫之所難。哭則哀動于左右。鄰使來弔。止許朝于喪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鄰使退而嘆曰。皇帝聖孝乃如此。大臣或進諭解之言。則流涕被面曰。大恩難報。羣臣感泣。莫敢仰視。易月之制既終。因山之役既畢。孺慕無已。追遠弗勝。遂舉大寶以畀聖子。不曰倦勤。不曰求逸。惟曰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又曰。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于是御素服于乘輿。尊几筵于內殿。退處聖室。以終三年之喪。哀疚不忘。齋潔自若。欽事慈福。溫清無違。嗚呼。茲豈非集孝道之大成。又豈慈惠愛親之所能盡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宜天錫之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謹議。

成穆皇后改諡議

奉敕
撰

臣聞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夫婦大倫。尤非偶然。曰天作之合。曰天立厥配。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于是乎在焉。矧汾陽大家。多爲后族。唐室憲宗。則有懿安之盛。皇朝眞廟。則有章穆之賢。姓系相承。是生聖女。慶鍾戚閑。實媿壽皇。生不及禕衣之榮。歿而膺寶冊之禮。久安別廟。將奉太宮。宜改尊稱。以從帝諡。恭惟安穆皇后。柔明懿淑。慈順溫恭。蚤儷王藩。克盡婦道。設桑弧于門左。屢占熊夢之祥。帶弓韞于祿前。每啓燕祠之瑞。云何不淑。遽奄九原。迨烈祖之御天。眷元妃而追冊。欲歌流荇。傷不見于令姿。正號長秋。遂疏恩于幽笄。固已嚴烝嘗之奉。崇節惠之名。綿慶祚于三朝。介洪休于萬世。重華厭代。方服大喪。吉窆因山。行當升祔。念今日遺弓之痛。旣切于神孫。愴昔時故劍之求。用承于先志。爰因安穆之懿。式遵成孝之規。謹攷諡法。婦德均一曰成。德化肅雍曰穆。安穆皇后。窈窕好逑。有關雎之美。用心專壹。有鳴鳩之德。非婦德均一乎。孝欽以奉舅姑。和平以儀閨門。非德化肅雍乎。伏請改上諡號曰成穆皇后。

成恭皇后改諡議

奉敕
撰

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之初。仰奉高皇。首隆孝治。正家刑國。百度具舉。而中闈久虛。陰教斯闕。乃奉親命。乃諏卜吉。攷正古制。闕建長秋。安恭皇后。淑範懿德。冠于後宮。君子好逑。遂正乎內。坤承乾而時行。月遡日以爲明。禕揄盛服。助成九廟之奉。櫛縱具禮。欽承兩宮之養。母儀旣尊。后德有輝。而曾未數歲。祔纓椒掖。方隆大練之飾。終符素柰之祥。求賢審官。未展周南之志。感今懷昔。空形宋文之策。固已極褒崇之典。議安恭之諡。祭于別廟。迨今二十有八年矣。壽皇上賓。萬國起號弓之慕。孝孫盡禮。七月庀因山之

役有司奏請定諡南郊二后在天皆應改號以從成孝之名謹攷之諡典曰夙夜警戒曰成謙而好禮曰恭安恭皇后共繭館之職以贊親耕之勤謹雞鳴之戒以勉相承之道禁切外家不于裏謁茲不曰夙夜警戒乎躬節儉之德服澣濯之衣卻貢獻之珍麗遵圖史之箴規茲不曰謙而好禮乎伏請改上諡號曰成恭皇后

劉忠肅公大中覆諡議

資正殿學士劉公輔政于紹興七年未幾而薨距今五十有餘年矣中更權臣當國之久故家泯然無聞公又爲趙丞相鼎深知同寅之人尤無敢言者迨今始得出處之詳于行狀太常又明其立朝體國之大節諡以忠肅謂可當矣嗚呼高宗皇帝身濟大業披荊棘而立朝廷一時人物雖經崇觀政宣之摧折靖康建炎之流離而元祐流風猶有存者趙公身任天下之重甄拔人望布滿中外論思勸講皆極天下選由是王政日修國勢日隆以啓中興是豈惟將帥攘卻之功哉抑聞之趙公入相之初首白高宗必欲得公與王公庶爲執政以自助二人遂竝用方是時君臣上下日夜講求恢復之計外與敵通使而爲備甚飭所謂行在所止爲時巡之謀若不可以一朝居非若後日之晏然于此也公之同心輔贊力正國本太常之言皆家世舊聞參以記傳炳炳如丹而後公之名益顯望之如神人然公議之不可泯諡法之有益于天下如此可不務哉

王節愍公倫覆諡議

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以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蹠蹠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此雖非古先用
人之道。漢武帝所以能得奇才爲用。蓋以此也。靖康艱難。事出倉猝。承平百年。衣冠如雲。習于久安。不知
所爲。平時經明行修。襲衣博帶之士。狼狽失守。不計其幾。至有助桀爲虐。忘君賣國。不忍言者。樞密王公
名臣諸孫。跌蕩不羈。浮湛閭里。不見其異。一旦慷慨奮發。論事激烈。抗章敢言。欽宗爲之改容。擢于布衣。
待以國士。天下方知其爲奇男子也。帥府旣建。首爲勸進之舉。高宗募忠勇之士。往使不測之敵。罔有徇
死以行者。惟公機智勇辯。氣吞豪酋。往來再三。忠肝義膽。折服倔強。和議之成。爲力最多。公之志蓋未已
也。故每當陛辭。必以乘機用兵爲請。勿復以臣爲意。此其志豈止于和戎哉。再使被留。音問斷絕。誘以高
爵而不就。脅以嚴誅而不懼。引義南向。杖劍以死。郡邑爲之震動。至畫像而祠之。回視小廉之士。其能以
忠殉國。視死如歸。如公者。寡矣。太常易名曰節。曰愍。無可議者。傳之來世。抑以見取士之無方。不應以細
故而棄才也。

楊惠懿公僕覆諡議

諡所以易名也。法苟應諡。雖功烈不見于世。亦必隨其人之所宜而稱之。此孔文子之所以爲文也。故特
贈光祿大夫少傅楊公某。生長富貴。不知天下之憂患。而抗志不羣。篤志問學。隆師親友。嗜書好古。若有
不能自己者。古人以公子而厲布衣之操者。公實近之。已而游太學。擢上第。優游都城。以致顯位。是時。四
方無事。朝廷尊安。周旋清華。尤無以自見于事。然因所職而建言。類老子世故者。自詭治民休有惠愛。晚

登禁途。益有志于效忠。孜孜論思。時見一二。不幸所蘊未伸。天不假之年。而遽忽焉。惜乎未見其止也。官簿已高。一贈而至光祿。禮官卽其已行者揆之以法。諡以惠懿。得其實矣。尙何異辭。

攻媿集卷五十

進故事

唐鑑

李絳對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帝善其言。〔案〕舊唐書李絳傳不載此。新唐書載絳見浴堂殿。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尙恐不至。今乃欲謹詞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云云。與此大意同。而詳約有異。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案〕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二年十月。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陟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與此無異意。而語句不盡同。

臣嘗謂近古敢言者。在唐太宗時。無如魏徵。太宗嘗賞其直言。徵對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爾。不然。臣敢數批逆鱗哉。在憲宗時。無如李絳。而絳之言如此。不惟曲盡人臣之情。蓋亦躬自蹈之。而後能言之。以此知一介之臣。敢言于人主之前者至鮮。惟在人主有以導之。憲宗有意貞觀之治。〔案〕原集因避宋仁宗諱。魏徵作魏證。貞觀作正觀。今並更正。謂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絳既能開廣帝意。憲宗又能勵其羣臣如此。中興唐祚。不

在茲乎。仰惟陛下和顏聽言。好善忘勢。凡有奏對。無不俯納。臣密侍清光。實親見之。而臣猶援憲宗。李絳之言者。蓋當國家閒暇。人心易弛。朝廷之上。罕聞直聲。又自聖躬康復以來。羣臣深恐仰勞聽覽。奏事不敢遲久。言而簡切。固不在多。第恐相習成風。各務省事。朝刪暮減。恐無二三。情實不輸。事理不究。羣臣苟免煩瀆之過。陛下因謂無事可言。私憂過計。昧死陳述。願陛下厲太宗。憲宗之志。俾廷臣竭魏徵。李絳之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下交泰。以興治功。聖度優容。擇其可用者力行之。顧何事之不濟哉。竊見陛下視朝之際。宰輔奏事已久。亦難以坐至日晏。壽皇在御之日。多于進膳之後。便殿引見臣寮。得以從容詢訪。此實陛下家法。可舉而行也。

資治通鑑

武德九年。〔案〕九年舊本訛八年。今據資治通鑑改正。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

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貞觀元年。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進入宿衛。

〔案〕進舊本訛追。今據資治通鑑改正。

太宗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

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于天下也。

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

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是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九年。岷州都督高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于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臣聞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罔及惡德。惟其能。蓋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人主所以厲世摩鈍。犇走天下。而天下爲之服役者。以其用之公也。唐太宗由秦王嗣位。其平日陪從于左右者。往往經百戰之餘。冒矢石。犯霜露。出萬死而得一生。及見興王之盛者。蓋無幾也。太宗以至公爲心。雖有故人舊勳。而求遷官者。未始輕予。所入衛者。不肯偏用。至于坐貪者。雖憐之而終遣之。去犯法者。雖不忘而終不敢赦。惟其見之明而行之果。是以能成貞觀之治。本朝列聖故事。一一可攷。陛下毓德春宮之久。攀附之人。官之祿之。其人甚多。既歷四年。而拔援求請。今猶未已。動煩宸衷。曲爲區處。臣願陛下遠鑒文皇之公心。近遵列聖之定法。裁抑僥倖。使各安分而退聽。則外此而妄求者。亦當息心。朝政清明。非爲小補。

唐鑑

太宗貞觀三年。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案〕舊唐書太宗本紀及資治通鑑。令百司自今詔敕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云云。並載在貞觀四年。

七月。與此作
貞觀三年異。

臣聞機要之司。譬之人身。則喉舌也。舜之命龍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蓋命令之出。或出焉。或納焉。惟欲其允而已。然必先之曰。命汝作納言。以納名官。正欲其能納也。命令之頒于天下。猶飲食之入腹也。飲食不擇。則身必病。命令不審。則下必傷。人之飲食也。柔則當茹。剛則當吐。喉舌之責也。若不問剛柔。知茹而不知吐。一過喉舌。所傷必多。雖欲悔之。已無及矣。大雅之稱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惟其或出或納。如喉舌之謹焉。夫然後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太宗其可謂知此者矣。不惟聽臣下之言。又敕責而使之言。范祖禹亦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仰惟陛下平心處事。虛己聽言。後省間有論奏。率蒙賜可。不憚更改。是將比隆大舜。予違汝弼之訓。而臣猶以太宗之事爲言者。言切而易明。事近而可鑒。亦工執藝事以諫之意。惟陛下行事。每每如此。則聖德益新。朝政亦清。貞觀之治。不難致也。

三朝政要

太宗淳化四年六月。以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之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以聞。八月。命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凡天下章奏案牘。必由二司。然後進御。先是。中外奏報。但由尙書內省籍以下。有司。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不得知。外司無糾察之職。至是。始命敏中等。謹視其出入。而鈎稽焉。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銀

臺通進司。應詔敕竝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富弼等釋曰：古者詔命皆中書奉行。門下省審封駁改正。厥有司存。太宗親選向敏中、張詠同判通進司等。以察稽失。二府奉行之過。皆得改駁。關防之意。謹之于始也。今之羣臣。多不舉職。官有封還之名。未聞駁正之實。所以命令不由此司。十有六七。蓋因循之弊也。

臣竊惟唐給事中之職。凡百司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李藩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唐制之嚴如此。中更五季。寢失其職。太宗皇帝深究治亂之源。特振其職。業妙選名臣爲之。曰：凡制敕有所不便。許依故事封駁。曰：應詔敕竝令詳酌可否。然後行下。則是事無輕重。政無大小。官無尊卑。封駁詳酌。是其職也。近者給事中。論奏除目。或謂止當駁論橫恩。不當及此。臣深恐此論有誤宸聰。使後省寢失其職。紀綱廢紊。所關者大。是敢仰稽太宗致治之要。爲陛下言之。庶使後省臣僚得舉其職。言聽計行。以裨聖治。臣不勝惓惓。

漢書

高帝紀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云云。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也。

臣聞文王之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一日不見。豈容自安。漢高帝五日一朝其父。比之文武。雖曰稍疎。然文武皆以世子事親。高帝已有天下。日見則有所不暇。

故立五日之制焉。本朝列聖，務盡孝道，凡事祖后母后于宮中，見之無時，至尊壽皇聖帝之事，高宗正以異宮而處，不得已俯從漢制。二十八年終始不倦，陛下今春過宮者再，恭請者一人，情感悅，歡聲四起，自茲以後，積雨旣不可出，極暑又難進拜，因仍至今五閱月矣。都人顙顙日望翠華之駕，今則雨師灑道之餘，仲秋新涼之始，伏望早降睿旨，夙戒有司，講定省之禮，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慰兆姓之望，臣不勝惓惓。

資治通鑑

唐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尙留暑中，而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臣竊攷唐太宗時，高祖以太上皇居大安宮，而太宗欲往九成宮避暑，馬周切諫，以爲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尙留暑中，陛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又曰：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何以赴之？此皆忠臣愛君之切，足以感悟主聽，垂憲後世。仰惟陛下誠孝著聞，乃去歲之冬，及至日歲旦，三詣重華，都人歡呼，中外慶快，今猶未久也。霜寒陰雨，固難屢出，竊聞壽皇近曾宣醫，外間傳聞，日望翠華，夫以九成宮去大安之遠，馬周切切欲太宗之速還，今則鳴蹕至近，伏恐壽皇思念，敢望出自聖意，亟修定省之禮，實天下幸甚。

攻媿集卷五十一

序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傳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顯公是劉先生斂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一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斯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于世春秋之義殆無遺蘊止齋生于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迺出諸老先生上斂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于春秋鑰非深于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辯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卽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于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有得于此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旣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

鑰亦歸。雖若相忘于江湖。而友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迨卒于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以爲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案〕原集因避宋欽宗諱。凡桓字皆作威。今更正。後同。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桓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輿、橈、杙。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于天下。罪莫甚于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于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皆見三家之所從始。首

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于干戈無所不貶，于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又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于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而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尤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采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文，非必皆合于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于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于其門，旣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己也。

息齋春秋集註序

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于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盛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

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選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于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居累年中壽而歿泊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于正然猶未行于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鎰以序鎰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攬日有定課風雨勿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案〕前篇書名此書字故異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懿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此當屬之深于春秋者鎰何人而敢預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于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閱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蓋未艾也

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于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于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旣不行，隨俗用鄭康成註十八章本。」獨一劉知幾以爲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辯蠭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序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僅得古文于祕閣之藏，爲之指解，嘗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爲之說。噫！自漢以來，何其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爲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于匹夫，而惡慢不可行于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因者本也。」皆有所啓發，非苟然者。紹熙五年七月，皇上踐阼，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爲之繳進于經筵。初欲刊于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淇念此書之未行，將刊于家，求爲後序。經曰：「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有」。此說非也。古文小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于禍敗，而差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又以明皇之事證之，是矣。鑰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是人之于孝，未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諄諄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

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于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在于禍患者。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于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簣。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鑰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范忠宣公文集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子長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于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太山喬嶽。景星鳳皇。事近而易攷。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于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曾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于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使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顧年衰學落。何

足以預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于論事。無有長語。而一出于正文。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于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于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于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闢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于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尙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于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于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于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公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論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旣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于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耶。嗚呼。使之從夫子于陳。蔡當亦有不奈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重得罪。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諸人。以吳處厚爲義存君親。而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貫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自劉忠肅呂

汲公等雖終于貶所。其得免于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實新州于死之力也。汲公輩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秦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暮。欽聖顯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旣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擠。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于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絃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蚤歿。忠宣與二季皆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繼世科。實監簿之曾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王魏公文集序

神宗皇帝不世之資。高出百王。始相荆國王文公。君臣之間。義同賓友。奏對往復。載于史可知也。元豐之初。主德已成。天容毅然。羣臣尊仰。將順之不暇。非復熙寧之比。惟左丞魏公。起由庶僚。自結主知。以省寺八品官。而特許賜坐。與府尹奏事。而命奏罷獨進。一爲柱史。許以直前。而又導之使諫。待遇之意。固已卓異于餘子。公亦感慨自奮。不負所學。論事上前。守正不阿。精當剴切。其視同列。如野鶴之在雞羣。一時才

氣無出其右者。若其論說古今治亂災變警戒。計邊餽之非實。杜西師之再舉。除市易之罰息。而別以內
外救徐勳之詔獄。而戒其出入。折姦佞之萌。辨是非之際。皆深中事機。有以變移主意。而一出于義理之
正。言議風烈。凜凜生氣。神宗傾聽獎拔。嘗謂公曰。朕與卿兄弟。如同產然。是知神宗聖度恢偉。容受直言。
而當時俛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者。蓋皆具臣。不足以佐下風耳。不然。公之抗直。安得容于朝廷之上乎。
公之五世孫直顯謨閣厚之。編次遺文。屬鎬爲序。鎬曰。文公之文。固不待序而顯。校理之文。曾南豐爲之
序。而陳后山繼之。使鎬誦左丞之書。則可。何敢以此自任。顯謨公求之不置。鎬曰。吾有以應子之求矣。田
承君畫天下士也。送別鄒道鄉之言。可畏可仰。是豈苟于從人者。在公幕府至十有五年。微公不足以致
此客。微承君不足以入公之幕也。爲公家傳。其稱公之文。則曰。踔厲駿發。卒歸宿于道制。誥溫潤豐美。得
中和之氣。而屬辭瞻洽。成于口授。上數稱之。誥命有可以通行者。俾公爲定辭。以新之。公在翰林。舊制。尹
京者不行詞。時高麗修貢。數以奏來上。而所用答詔以十數。有旨。學士等槩爲之。執政欲入求一通。以塞
旨。而上乃獨用公所草。其後旣爲承弼。每下大詔令與通好夷狄。多屬于公。若籌邊之妙略。立朝之大節。
皆炳炳如丹。又採長老之論。搢紳大夫之談。謂公厚德懷人。如晉羊祜。直節敢諫。如魏辛毗。吏治儒雅。如
漢張敞。氣槩整峻。如唐溫造。昌黎有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公之賢。足以表千古。承
君之言。可以信後世。鎬不佞。尙何敢措辭于其間。

陳都官文集後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于夔契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于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于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膺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旣窮老以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刪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于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清真先生文集序

班孟堅之賦兩都。張平子之賦二京。不獨爲五經鼓吹。直足以佐大漢之光明。誠千載之傑作也。國家定都大梁。雖仍前世之舊。當四通五達之會。貢賦地均。不恃險阻。真得周家有德易以王之意。祖宗仁澤深厚。承平百年。高掩千古。異才間出。曾未有繼班張之作者。神宗稽古有爲。鼎新百度。文物彬彬。號爲盛際。錢唐周公少負庠校雋聲。未及三十。作爲汴都賦。凡七千言。富哉壯哉。極鋪張揚厲之工。期月而成。無十稔之勞。指陳事實。無夸詡之過。賦奏。天子嗟異之。命近臣讀于邇英閣。由諸生擢爲學官。聲名一日震耀海內。而皇朝太平之盛觀備矣。未幾。神宗上賓。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哲宗始寘之文館。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賦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榮莫加焉。公之歿。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于世。莫知公爲何等人也。公嘗守四明。而諸孫又寓居于此。嘗訪其家集而讀之。參以他本。間見手藁。又得京本文選。與公之曾孫鑄哀爲二十四卷。中更兵火。散墜已多。然足以不朽矣。公壯年氣銳。以布衣自結于明主。又當全盛之時。宜乎立取貴顯。而攷其歲月仕宦。殊爲流落。更就銓部試遠邑。雖歸班于朝。坐視捷徑。不一趨焉。三綰州麾。僅登松班。而旅死矣。蓋其學道退然。委順知命。人望之如木鷄。自以爲喜。此尤世所未知者。樂府播傳。風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顧曲名堂。不能自已。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及詳味其辭。經史百家之言。盤屈于筆下。若自己出。一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見所上獻賦之書。然後知一賦之機杼。見續秋興賦後序。然後知

平生之所安。磐鏡烏几之銘。可與鄭園漆園相周旋。而禱神之文。則送窮乞巧之流亞也。驟以此語人。未必遽信。惟能細讀之者。始知斯言之不爲溢美耳。居閒養疴。爲之校讎三數過。猶未敢以爲盡。方淇水李左丞讀賦上前。多以偏旁言之。因爲攷之羣書。略爲音釋。闕其未知者。以俟博雅之君子。非敢自比張載。劉達。爲三都之訓詁也。鑰先世與公家有事契。且嘗受廬焉。公之詩文。幸不泯沒。鑰之願也。公諱邦彥。字美成。清真其自號。歷官詳見志銘云。制使待制陳公政事之餘。旣刊曾祖賢良都官家集。又以清真之文。並傳以慰邦人之思。君子謂是舉也。加于人數等類。非文吏之所能爲也。

北海先生文集序

皇朝文章之盛。高掩前古。徽宗在御。天下承平。上則日月戴承。星文雲彩之效祥。下則靈芝朱草。赤烏白鵠之呈瑞。名表進賀。殆無虛時。文士角立。爭奮所長。無不工綴。形容鋪張。以爲盛觀。會進築順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其形槩伏。仙家以爲千載所化。馳獻闕廷。上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爲善祥。百寮欲以詰朝拜表。諸公閣筆相視。無以措詞。先是庠校英才。久束于王氏之學。不習應用之文。車駕幸學。欲進一表。而無能應者。時翰林學士綦公爲諸生出藁袖間。無不驚服。至是已爲學官。有薦公名者。延致東閣。授以題意。公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曰。靈根夜吠。變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各有待。旣進。天子爲之改容。卽日喧傳京師。諸公咸自以爲不及也。公初起北海之濱。學殖甚富。不求人知。自是貴名日起。遂登館殿。未及施用。而以內艱去矣。建炎二年。高

宗駐蹕維揚。公航海朝行。在一再遷而爲郎。明年輪對。一見契合。恨見之晚。擢左史。攝瑣闥。召試中書。文不加點。玉音擊歎。卽正西掖。進用之捷。未有近比。永嘉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書詔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呂忠穆公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崖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夫唐文三變。宋之文亦幾變矣。止論駢麗之體。亦復屢變。作者爭名。恐無以大相過。則又習爲長句。全引古語。以爲奇崛。反累正氣。況本以文從字順。便于宣讀。而一聯或至數十言。識者不以爲善也。惟公與汪龍溪。追述古作。謹四六之體。至于今行之。然此等在公。皆爲餘事。盡忠竭誠。遇事極論。進而造膝。退多削藁。以輔成中興之業。公之力爲多焉。公之薨于紹興十有二年。秦丞相方當國專政。以罷相草麻之憾。恨不得甘心焉。至二十九年。而後宋丞李公益能始狀其行。又至三十三年。而後得參政周忠簡公銘公之墓。公之從孫煥。手集公文爲五十六卷。藏于家。鎔生晚不及拜公下風。而多誦公之文。贅倅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蚤有雋聲。寓居吾鄉。嘗以公海上詩刻求跋。爲之詩曰。晉陽固自有高共。奉天豈可無宣公。當時扶日滄海東。尙想健筆驅長風。指麾諸將如奴童。中興當數第一功。斷碑毋庸詫詩工。制藁具在鑾坡中。更生致謝再三。且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

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爲之序。鑰曰公之文有傳。又得託名于不朽。不復固辭。屬更憂患。旣免喪而後敢爲下筆。懼不足以發揚公之盛烈。謹銜媿而書之。公諱密禮。字叔厚。濰州人。北海其自號也。

攻媿集卷五十二

序

薌林居士文集序

知人古以爲難。苟未見其實行。形貌言語。名譽文華。皆未可以保其往。此今人所以難知也。及其蓋棺事定。登載史冊。又有好惡之不公。流傳之失實。不得其賢否之真。此昔人所以難知也。至于近世前輩耳目所接。雖銘誌多溢美。章疏多溢惡。以爲難考。然其行事具見于已爲交游。皆出于善類。又其平生所著詩文集。以成編。始末備在。粲然不誣。察其所安。斷可識矣。薌林居士向公。寔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羣。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爲江淮制置發運使。一間僞楚之變。卽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聞者竦之。高宗初開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植。首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植以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帥長沙。金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侮。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以大義。不敢爲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戶

簾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媚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薌林。有船曰汎宅。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疏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閣。皂山連玉筍。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楊常侍舊宅。薌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真云。香山與薌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尙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于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哀一時名公書尺。刻爲薌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爲湖廣總屬。分司九江。受知于使君袁和叔燮。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僞楚檄稿及諸賢跋語。他日又將刊家集行于世。鑰生晚。雖不及拜公牀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于吳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熟

聞高風。今又盡得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兼備體制。而又能出人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鑰庸陋不佞。何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尙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鎖元先輩汪下書。鄉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誼。字伯恭。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易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殊庭。當干戈俶擾之際。執節不屈。迨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況父子俱掌帝制。出入鑾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赫然爲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于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祕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史再攝西掖。明歲爲眞。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爲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士宦終始以文字爲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旣而曰。施于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

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鑰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欲寘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秦陵舊諱。公嘆惜不已。爲引吳若等例奏聞。褒借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鑰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旣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公之子二。樞嘗守峽州。將赴闕至上饒而歿。樞知餘姚縣。又亡于旅舍。峽州無恙時。刻公之文。將俾鑰爲序。未及也。其壻汪君杲。通判信州。以峽州遺意爲言。鑰方經紀餘姚之家。其子仙又面以爲請。鑰何敢當。獨以銜恩未報。又願託不朽。因不敢辭。公之兄爲右丞相。諡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諡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靜退居士文集序

歐陽文忠公爲本朝文章宗師。猶昌黎文公之在唐也。光燄萬丈。不容贊嘆。諸子叔弼兄弟咸得家傳。季默之子徽猷。閑待制德孺。則諸孫之益顯者也。嘗見中書舍人王公鈇銘公之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追琢。詩篇賦頌。章奏碑誌之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當時推能世其家者。惟公也。嘗訪求遺文于館中。僅三十餘篇。每恨不得其全。公之孫伋守連州。以公家集二十卷。鋟諸版而來求序。始得而盡見之。嗚呼。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而王紫微之稱。非溢美也。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憂國愛君之心。盡發于詩文中。皆不苟作。平生著述散逸爲可惜。然此足以不朽矣。前輩旣不可得而見。文章流傳。士夫皆當傳錄。而況于子孫乎。歐陽氏久不振。連州能傳斯文于其家世。尙勉之。

哉。公諱懋德。儒其字。自號靜退居士。遂以名其集云。

筠溪文集序

士大夫種學績文。孰不欲流傳于後。資稟有厚薄。用力有淺深。固不可誣。然須器度過人。則自應高勝。有非勤苦之所能強進者。此可與知者道爾。筠溪先生以父兄之賢。少有聲于太學。一夕奏廁。有同舍投繯于梁間。公時年纔十七八。略無懼意。亟解其繫。臥而枕于股上。親撫摩而嘘呵之。會有後至者。怪而問焉。徐語其故。馳報齋中羣士。競篝火而來。相與抱持而歸。竟全其生。卽日名動京師。弱冠遂爲大觀三年上舍第一人。繼登科。其才固足以得此。天報亦昭昭矣。公之器度絕人遠甚。如許。加以問學之懿。其發爲文章。顧豈淺見者所能及也。政和間。以南宮舍人使契丹。擢左史。因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強敵。靖康初。漕江東。平叛卒之變。人紹興爲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黼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筮。丐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爲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閒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泛論古事。而皆關於當時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不盡也。迨今將一甲子。公之孫玘以郎曹典大藩。今居江西。憲臺方迎奉老親。而當寇攘驚危中。竭力不少顧避。琪以上舍魁決科。克繼大門。爲京口貳車。皆有時名。有以知公之澤未艾也。二孫以鑰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三十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慕用之誠。幸託名于不腐。敢謹書之。公

諱彌遜。字似之。昆仲六人。文字爲一門之盛。兄尙書彌大。〔案〕宋史李彌大傳。訛作弟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筠溪則公自號云。

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淳熙改元。九月癸丑。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曹公薨。十月壬戌。德壽宮遣中使賜以宸翰。有曰。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從徵考北狩。至燕。被密旨晝伏夜行。持御札御衣。俾予繼統。金人敗盟。犯江。奮身請行。見敵帥。力陳禍福。敵退渡淮。繼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被感動。俾予母子如初。完顏亮方圖南下。令往觀其意。陳前後盟約。聲色俱厲。亮令以繡褥藉之。終始一節。夷險不渝。今遽告終。爲之惻然。因疏其行事大概。賜其後。具見予不忘之懷。嗚呼。士生斯世。苟有一概。可以自見。皆足以取重于時。其歿也。苟得名士巨公爲之志。亦足以垂不朽。惟公之生。屢立奇節。歿纔浹旬。而斯文出于慈極。震耀一世。先正諸公。間得碑銘。多屬詞臣爲之。若夫親御翰墨。大書特書。聖作高妙。文簡事核。未有如此之盛者。顧雖刻銘鼎彝。無以尙茲。史冊登載。足以傳無窮矣。鑰于公三子。俱識于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鑰序之。且曰。先公早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于六藝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宮。奉清燕之閒。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易簣之際。以藁屬耜曰。爾爲我傳之。涕泣拜受。襲藏至今。追念平生大概。固已具于高宗之製。然文字未有以自表。矧家世業儒。大父箕穎之文。參政上蔡謝公爲之序。引行于

世自度多病早衰。恐負九京之託。與子幸同郎省。能加一言于篇首。志願畢矣。工部近以衡州奏事。上記尹京時。實在幕府。問勞優渥。遂畱爲郎。庀職未幾。他不暇問。拳拳獨以遺文爲言。誠足以稱其家矣。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蓋嘗登冲齋之廬。玩雲壑之勝。想高致而不及見。而又重違工部之請。故爲之書。公諱勛。字功顯。諡忠靖。累贈太師。松隱公晚歲游息之地。遂以名其集云。

論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爲詩文。名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于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論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爲論。銜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論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特謙辭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爲長沙尉。一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從容泛應。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膾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爲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察爲郎而歸。自此三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爲文字官。以展究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沈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

晚益高。時出一篇。卽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爲悽惋。真可以泣鬼神也。公之子澎。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盡出而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舊殆過倍蓰。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于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環溪文集序

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自非聖人。誰能盡之。觀志學以至從心。猶有等級如此。學者之于斯道。隨造詣之淺深。用功之多寡。如獵于山。漁于海。死而後已。猶不足以究聖人之蘊奧。若環溪者。殆深而多者乎。余少讀能改齋漫錄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曰鑑。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分嚴陵之符。澥字德深。終太學錄。鑑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于杯酒間。亦是族也。旣別去。始得環溪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與之商榷。旣老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諡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旣以遺才爲惜。欲于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齋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略。求伸于身後。而事有未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于吳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部

尙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黼黻王度。若以身周旋從事于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事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于易禮。旁通于百家。而游藝于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于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于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爲言之言。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于爲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早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爲言之言。而壽止同于韓昌黎。爲可歎也。唐李愿何等人。盤谷亦無聞于時。徒以序而傳。先生視愿有餘。而環溪之窈而深。繚而曲。又豈減于盤谷。所歉于愿者。特余之文不足以發之耳。江右多秀士。大禮其別圖之。

王文定公內外制序

藏書以經史子集爲四庫。尙矣。國家中祕之儲。士夫家塾之目。莫不由此。然惟集部必居十之七八。方來未已。充棟汗牛。不厭其多。非特玩其辭也。蓋尙論古之人。史傳銘志。不若家傳最詳。然必見其遺文而後得之。文章之作。出于胸臆。讀其文則如親見其人。攷其言則如生其時。不可誣也。左丞相魯國王文定公。天分素高。涵養深厚。自少時已有場屋聲。中外翺翔。未始一日去書。及爲天子代言。外制內制。詞旨溫淳。殆有西漢遺風。如春之和。如玉之粹。措意高遠。而渾然不見圭角。實似其爲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後徧歷

七府位極人臣。事業之偉。鑰嘗狀其行爲詳。然傳于不朽。要不若遺文之具備。公之子知筠州樞。與諸季編輯西掖北門舊藁爲三十卷。俾鑰序之。鑰平時誦公之文。恨不能多見。薰沐三誦而後。歎曰。曩見禮部侍郎史公彌大。言嘗問視草之體于魯公。公曰。蘇長公才氣邁往。不可強追軌躅。少公沈厚爾雅。尙庶幾焉。鑰于公之文。不敢輕爲贊揚。讀斯文者。不惟可見乾道淳熙之盛。欲知公之詞源。當于長公少公之間求之。

酌古堂文集序

故太府卿王公寔鑰之姑之夫也。其亡也。鑰爲之志銘甚詳。公之子惟潛在。哀其詩文若干卷。號酌古堂集。會國史院下索志銘及奏議等文。求序于鑰。向固不忍銘公而卒銘之。此不應辭。惟公天資穎悟。雖世家四明。而幼隨父金紫仕西北。如京洛故家子弟。旣冠而孤。叔祖宗正少卿欲命以官。力辭之。欲以與其季。而自奮于科級。少卿以公昆弟三人。必使之受。而以遺澤官其長弟。又自以一官與季子。可以見王氏之義風。公之自立者。已可知矣。旣而翻然曰。學不必爾。仕以行其志足矣。遂不復爲舉子業。而一意于學。忍貧深居。窮經閱史。手自編輯。及見王紫微洋諸公作詩。直欲追儷陳簡齋及子高輩。一語不苟作。名公多畏服之。近時以詩鳴如石湖范公。見公詩亦自言欲焚其藁。未嘗無爲而作文。遇論事。則明白洞達。援據審諦。切于世務。理之所在。無所回撓。壓之以萬鈞。震之以雷霆。不動也。如江陰論民兵之終于無益。廣西論鹽法之不可輕變。其爲宰掾。看定四方章奏之類。皆如五穀藥石之適于實用。若其立論。謂翼祖雖

已入祧廟而臣子終不當以其諱爲名字。及扁榜六十甲子，古人惟以紀日，所謂天有十日是也。若書歲則當如通鑑之用歲陽字以表德，不應自稱其言皆可以爲後法。風流醞藉如晉宋間人，若不以事物自嬰者，至其莅官而克勤小物，立節而不媿古人，詩文中亦間見之。讀者自可得其爲人，又不待于費辭。自少至老，聚書六萬餘卷，多自讎校，爲之目甚詳。名堂以酌古，鼎彝古刻分列其下。鑰少公十有九歲，忘年與進，不以輩行自高，笑語至通夕無間。偶未死，不可不爲發其幽光。餘已見于志銘者，不復載。公諱正己，字正之，潛今承德清，能守先訓，尙當勉紹素風，以亢王氏之宗云。

見一堂集序

赤城鹿公以望郎顯于淳熙間，當服官政之年，不以病，不以故，致爲臣而歸。天子旣寵褒之，朝之名卿大夫、學校之士，爭爲歌詩以餞其行。郡太守侈其事，哀以爲見一堂集，傳于世將三十年矣。其子龍泉大夫又輯一時諸公寄贈，若山園留題等，益之爲十卷，所以顯揚先君子之清風峻節，歆動中外。蓋其祖帳之盛，如二疏，歌詩之多，如楊巨源，而其齒尙強，其去尤高。雖時移歲久，一覽此編，赫赫若前日事，真足以廉貪立懦也。觀夫大篇短章，鏗鏘眩晃，極其形容之美，寫其慕歎之懷，非不欲庶幾公之所立也。然而至今未聞有繼之者，豈非坡公所謂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者哉？鑰初謁公于堂上，實與周子及彭子復同之，獲陪杖履，接觴豆于烟霏空翠之表，退而賦十三詩以獻。其後又嘗銘公之墓，故龍泉復以序引爲屬。自惟宦情素薄，而投閒十年，屢更奉祠，渙忍戀衆，視公不待年而去，誠甚不勇。然親在爲養，尙

得自恕也。今免喪未死。年甫七十。真老矣。方將上挂冠之章。期于得請。是敢落筆而不辭。公之本末具于志銘。龍泉亦已繫之卷末。茲不復贅。

槩菴居士文集序

江都李氏名族也。紹興間。名之從民者。尙多俊茂。余生晚。猶及識。將作監端民平叔及其子泳。皆有詩聲。又有名璜字德劭者。平原公之從孫。將作之再從弟。少負雋才。而頗誕放。恥從進士舉。里人或譙之。則曰。我非不欲試。但恐奪爾曹魁爾。又嗤笑之。乃曰。爾曹不信。我將試矣。一試果魁維揚。後寓四明。筆力雄邁。人所罕及。時初脫兵火之厄。郡縣庠校記文多出其手。太守仇公泰然愈。周公元舉綱。潘公子賤良貴。皆一時名公。莫不低簪禮之。侍御史王公伯禮。伯庠爲教官。與之游最厚。蓋文字之友也。明多禪刹。往來其間。或以書來云。孟信安欲招爲堵。資送特豐。且可得官。擲于地曰。老大乃復爲此耶。竟不報。旣不得志。場屋蕭散骸髒。以終其身。不娶無子。晚從宏智禪師。于言下有省。益耽內典。以其筆耕之餘。買田一頃。施于阿育王。山使奉嘗我寫照。而題其上。至今留水陸堂中。遇薦羞則爲設伊蒲。其贊有云。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罌。雖不可謂無所得。然亦可哀也已。嘗見侍御言德劭病革。往候之。問向爲文用僧。騰客爲何事。曰。候景臺城事也。又問。平日了達。今何所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消散爾。出書一囊。乃其遺藁。猶顧而言曰。以屬吾子。勿竊吾詩文以爲己作。平時相忘。方緜惓時。戲調尙如此。里人戴伯與權雅士也。託館王氏。慕其文名。從侍御諸子借囊出藁。而手編之。又多殘紙斷壞。不可盡錄。故所存十之二三。僅得詩

文雜著幾二百篇。釐爲十二卷。俾余爲序。久未暇及。嘗取其白氏長慶詩譜錄寄吳門使君李諫議。旣爲刊于集後。又索其詩文。且曰。近爲建寧。當爲版行。余喜其文之將就泯沒而有傳也。爲序其大槩而記之。嗚呼。世之騷人才士。耽嗜成癖。哦詩屬文。皆欲有聞于世。而因仍埋沒。與草木同腐。不得以一語自見。由古以來。不知其幾。德劭之集。藏于侍御之家。傳于伯與。又因余與諫議而行于世。茲非幸歟。若其詩句之工妙。文體之高勝。出入古今。追配前良。不待余言。覽者當自知之。槩菴其自號云。

雪巢詩集序

淳熙五年。余自刪定郎贅倅丹丘。始識雪巢林君景思。行誼高潔。骯髒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鐵石。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于諸公間。于是遂初尤公尙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爲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一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于鎗。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備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于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于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得余心。吾行于世五六十。年得此于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去。遂書以遺之。

靜齋迂論序

靜齋李君才翁自號也。才翁真靜者也。幼歷艱苦。與其兄德翁相與爲命。寓柯山。嘗試流寓爲魁選。故參知政事錢忠肅公聞其賢。延致館下。今丞相實從之學。才翁學有本原。又自刻厲。文章日高。兼備衆體。嘗叩錢公以親黨舉削。公信其言而許之。彼以金爲謝。才翁曰。乃欲以此汚我耶。白公不可與。公益高之。欲授以官。力辭曰。使有仕進之分。則已效于科舉矣。強與之。又不肯仕。爲求祠祿。使藉此以試漕臺。兩預薦書。又不利于春官。遂不爲進取計。益取經史百家讀之。以昌其詩。以大放于文。錢公秉政。亦不略爲身謀。從錢氏祖孫終其身。如一日。素安貧約。粗給卽止。家無冠裳。通謁止稱長安李某。台之人無貴賤老少莫不敬而愛之。幾如康節之在洛也。郡邑來仕者。聞其風多與之交。俗務一絲不挂。待酒則酣暢自適。貫穿今古。多識前輩行事。清談疊疊。聽者忘倦。丞相屢出仕。必與之偕行。有直諒多聞之益。以才翁之才。不得少施見于世。又不幸年六十八而歿。善類皆嗟惜之。有子曰迥。丞相視之如子姓。撫其家不替于昔。一日俾迥來見。出才翁所著迂論五十餘篇。求爲序引。鑰舊聞才翁之名。贅倅丹丘。始交下風。觴詠相從。欣然莫逆。交情久而架篤。間往來都下。飄然如不繫之舟。見之使人意也消。嘗以詩贈君歸。有云。文可演綸詩。更工翛然蟬脫世塵中。平生不復遇飄瓦。兩腳何妨類轉蓬。彼尙勞心論出處。我今無夢計窮通。江神閱徧。憧憧者來往無營。只此翁才翁得之甚喜。回首三十年矣。才翁家長安。大父及與橫渠浮休諸公游。號潛水先生。文集行于世。多入陝西戎幕。曉暢邊事。腐夫握兵。以抗議不合坐廢。歲久。賊犯關中。年高且病。

乃以爲舊德知兵。強起以守秦州空城。卒死于賊。此志士仁人之所痛也。其家避地深人嶠南。父又卒于瘴鄉。禍患何可堪耶。才翁詩文至多。未暇編集。迂論則其所學之著見者。言議正大。文詞溫淳。論治體則欲返本而不求于末。論世故則由相激而成壞。謂道之弊極而必反。謂聖人無心化物而化自行。其論漢事尤爲詳明。旣無科舉之累。又不求賣論以取官。直取諸胸中實見而筆之。名曰迂論。而實非迂也。若言情貴得其真。而養心在于明分。則有自其躬行得之。非真靜者能及此耶。余旣爲之序。又念才翁之葬。未有志銘。併書其大槩以授之。才翁諱龜朋。迨能世其家。今爲丹丘人。

放麕子集序

秦西巴不忍一麕而與其母。孟孫遂以爲子傅。是出于一時之仁耳。然猶未及放麕之稱。至唐陳子昂。感遇詩始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后山託疾謁告。擅去官治。以送坡公。其詩有云。豈不畏簡書。放麕誠不忍。正用此事。然亦一時之不忍耳。吾友蔣仲武。天資仁厚。自號放麕子。蓋終身拳拳于此者。其爲人不言可知。始與之同從國先生仲宏之綱。相與最厚。余是時讀書于荒園破屋中。家貧僅有書一廚。仲武時時相過。清談繙書。動至終日。以是知予益深。余老矣。回首舊游。凋落殆盡。仲武之子和中。以遺藁求序。閱其名曰放麕子集。讀之慘然。是誠吾亡友之本心也。仲武嗜學如嗜芰。于書無所不讀。一詩無所不記。雖字畫任真。而手抄之書。至不可計。其孝友慈祥。愛人利物之心。旣不得少見于世。一寓之詩。大篇短章。藹然仁義之言。溢于編牘。若奧篇隱帙。稗官小說。問之如響。少工詞賦。每屈其儕輩。而輒不偶于有司。以此

窮老而不厭。鄉評無不以善人長者稱之。斯人既不可復見。撫遺編而歎息。余聞人之積德。不必活千人而後興。以放麇之心推之。後其有興者。和申自力于學。效張橫渠體。以絕句發古詩之微。咄咄有父風。又聞其三孫頎然有立。興仲武之門者。庶其在茲乎。

紙閣詩序

我家業儒舊矣。曾叔祖承議才氣尤俊偉不羣。妙年決科。剛介自守。承平時。宰畿縣尹。以勢臨之。不爲動。未幾罷歸。卒不偶以死。時時聞諸父言之。恨生晚不及識也。叔祖實承議仲子。少力學有父風。言議英發。率傾坐人。視功名若不足。以挽焉者。事親盡孝道。既終喪。貲產一不取。與妻子郊居自業。方其四方之志未衰。以一介行李。往來江湖間。上武昌。浮彭蠡。歷覽勝地。挹秀氣以充胸中之奇。晚居龍潭。安貧裕如。槿籬荆門。背山俯溪。如世所畫老龐之居。客至則清談。去則宴坐。老圃老農。爾汝無間。謙恭樂易。宗黨鄉曲。無不敬而愛之。年已八十矣。每取伊洛道德之書。釋老清淨之說讀之。隨意手抄。細書著行。動盈編帙。日不下數千字。以訓子弟。以勵後進。雖書生舉子。以爲難且勞者。爲之不少勸。老成典刑。此尤人之所畏服也。鑰官永嘉。一日以書來曰。我處此二十年。簡儉粗足。無復緣飾。紙閣方可丈餘。藏修游息。不出于此。番易張紫微嘗有此詩。吾旣與子和之矣。今和者益多。卷軸益富。亦居閒勝事也。汝爲我序之。鑰謝不敏。敢取叔祖平日大槩書于卷首。使覽者詳焉。舊聞荆國文公有和王樂道紙閣詩。學易先生劉公斯立亦嘗賡韻。始知紫微蓋循諸公之舊。非倡也。併錄二詩以歸。獨恨未見樂道之作耳。鑰仲兄頃亦同賦。有曰。但

愛窗間冬日暖。不知門外北風涼。叔祖擊節歎賞。以爲正得我之意。抑所存又可知矣。

三家詩押韻序

吾家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師表鄉曲。是生五子。曾祖金紫。曾叔祖承議。俱躋世科。助教最幼。家傳擅名。而遽于小學。亦有五子。其次子則居士叔祖也。字元應。記問該洽。書經覽輒不忘。許叔重說文解字略皆記誦。其于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嘗曰。陸氏釋文最爲詳密。集古人之全。後之作者。如孟子晉之類。皆所不及。讀書者多自苟簡。口口相授。遇有難字。始爲檢閱。故謬誤者多。我兄弟少時皆讀之。自首至尾。殆無遺失。鎰侍坐最久。粗傳緒餘。又以授兒曹。使不至于甚陋者。皆叔祖之訓也。教子尤篤。五鼓而興。燈前坐對。同讀一書。多至百遍。諸叔父經書皆通念如流。真可畏服也。惜乎父子不偶。叔父三人俱下世。弟四人字君秉。骯髒寡合。獨居郊外先廬中。疎財處窘。蹭蹬場屋。年過六十而氣不衰。取歐陽、蘇、黃三家詩集。類以聲韻。細字楷法。凡四十萬字。親經四寫而後成書。以示鎰曰。此吾以適晚景者也。雖若無補。然因此書見前輩用韻之妙。雖曰本朝詩律壞于和韻。如三公多記善用。若天成然。不知者必以我爲無所用心而爲此。吾子其爲我言之。鎰曰。唯舊見叔祖手寫春秋左氏傳、禮記二書。悉以古字。今又見叔父之勤如此。敢書所聞見。以勉後生之偷惰者。

求定齋詩餘序

吾宗自高祖正議先生以儒學起家。仍三世登科者五人。最後伯祖宗子博士元符三年鎖試以來。雁塔不書者。至于五紀。從兄編修景山始因太學舍選。與教授兄少虛同上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又三年而後。鎰繼之。大率羣從中入上庠。躋世科。登朝行。擁州麾。皆兄爲之倡。兄少有場屋聲。一語不苟作。遂以詞章聞于時。由太學正宗正寺主簿玉牒所檢討官樞密院編修官守江陰。以治最聞。自九江移武昌。以疾奉祠而遂已矣。門戶不競。可勝歎哉。遺文散失。未暇會粹。平日游戲爲長短句甚多。深得唐人風韻。其得意處。雖雜之花間。香奩集中。未易辨也。其壻黃定之安道。偶得殘藁。遽鋟之版。而求序引。嗚呼。吾兄抱負不凡。志尙高遠。居家孝謹。臨政明恕。讀書博而能精。屬文麗而有體。長短句特詩之餘。又尙多遺者。此何足以見兄之所存耶。少工賦篇。駢儷尤高。曾不得一日爲文字官。韓退之云。乃今吾徒掌帝之制。翻閱此篇。爲之於邑。凡嘗以爲能定未易言。故自號曰求定齋云。

